



全
校
水
經
注

ル 5
134
1



品
133
1

東京大學
圖書印

全氏古一統記經
注曰十齋齋齋齋
一齋齋齋齋齋齋

同治五年一月九日
伯

無錫薛氏校
臧寧波崇實書院

序

往余好研經世之學竊以天下要政莫先養民方今水旱頻仍西北尤甚蓋農政不脩由水利不講攷之未詳措之無具未有能濟於時者有志之士所宜潛搜博討默究時地以斷勿窒於用者也自昔言水之書首稱禹貢次則班志司馬氏續漢志攢摭無法已不足據惟范陽酈善長氏水經注敘述原委瞭如指掌而於漢晉以來陂塘隄堰之屬具載興廢儻能參稽古蹟隨宜經畫用使冀兗青徐雍豫諸州之域咸成沃壤其爲功豈淺也哉宋元以來此書已無善本朱鬱儀所校盛行明代

然其訛錯淆亂去俗本亦不甚遠也

國初顧閻胡黃諸老竝治水經拾遺訂謬時有所得何義門沈繹旃繼之而集其成於全謝山先生先生閱覽碩學著述數十種水經一書尤生平所致力者校於揚校於杭校於粵經七校而始有完書剖別經注改易次第採諸家之長補原文之佚神明煥發頓還舊觀當時定本未及刊行輾轉流落入於有力者之手而先生之功轉晦其後趙東潛戴東原各有校本多所是正而不知皆先生爲之先導也余備兵浙東訪求先生手稟不可得惟得王氏獲軒重錄本獲軒亦未見原書特從盧

氏稟本林氏副本稟本參合補綴而成之者同年董君覺軒家藏是編復以殷氏張氏殘鈔本校之而知獲軒之書往往據戴改全與先生自作題詞兩相牴牾頗失其舊且分別大小注乃先生之創見原書大注亞經文一格小注亞大注一格獲軒所鈔高下互易者綦多亦未能一一釐正也歲戊子余以董君之本命書院高材生合趙戴二本重加校訂而仍請董君總核之數月畢功付諸削氏今而後天下學者見余所鐫之本卽謂得見先生之定本可也且謂得見酈氏之原本亦可也夫酈氏當分割之世戎馬稍暇作爲此書其徵引宏富文

全形水經注
章家之資糧也沿革明晰攷據家之津筏也而其有關
於水利有裨於農政實經濟家疆理天下之書也世顧
可忽乎哉刊成余奉

簡命陳臬湖南行有日矣爰敘刻書之大旨弁於簡端
其板卽度崇實書院俾公同好焉

光緒十四年十二月吉旦布政使銜分巡甯紹台兵備
道新授湖南按察使無錫薛福成序

例言

謝山先生官翰林時曾與李穆堂借閱永樂大典然爲
日未久散館外補所見者僅及平韻水經注收入上聲
水字已在萬一千卷以外宜其不及見也畢生治水經
而未獲大典本以參校其異同殊爲先生惜之

先生所據者有楊慎本黃省曾本歸有光本柳僉本謝
兆申本朱謀埠本趙琦美本吳琯本朱之臣本陳仁錫

本錢曾本夏允彝本孫潛本黃儀本僅渭水沔水二篇姜宸英

本沈氏本吳人何焯本董熄本沈炳巽本齊召南本趙一

清本全氏先世三校本至周嬰顧炎武顧祖禹閻若璩

白樹入經注
胡渭諸家之說採自他書非實見其水經校本也

錢塘卒業歲在庚午先生自稱五校本題詞序目皆作於是時此所謂大小字本也七校於粵則以經文頂格大注亞一格小注亞二格取舊本水經注翦裂黏綴以爲底本時方主講端溪書院其所黏之紙皆書院卷是爲乾隆壬申距先生之歿猶有四年此四年中必已勒爲定本故先生自訂雙韭山房書目有七校水經注四十本

張穆言趙一清之子載元以巨貲購謝山本朱文翰言水經校本有大力者負之以趨則定本之亡當在此時幸而黏綴底本存盧氏者十卷存林氏者二十八卷副本亦尙存十餘卷猶可參合補正以成完書此固先生之靈所默爲呵護者也

王梓材重錄本距先生之歿將及百年翦裂之本日久脫黏王氏所錄不免意爲高下故與諸家鈔本時有異同至於判別經注戴震較多於先生所謂繼事者易爲功也王氏往往据戴改全與先生自作題詞殊相背戾今悉更定以復先生之舊

殷權殘鈔本序目題詞而外尙有十二卷與王本不同細核之則七校清本之僅存者也權字大中爲謝山先

全形水經注
生弟子勤於鈔書先生補甬上耆舊宋元詩十六卷郡
中已絕響惟殷氏猶有鈔本此殘帙中河水篇經文五
十三條與五校本題詞合淮水經文十二條較五校多
四條沔水經文十九條較五校多一條當是七校所增
者蓋先生自粵歸里勒成此書大中卽從其定本別鈔
一部惜殷氏子孫椎魯習於農家遺書散佚所存止此
補甬上宋元詩亦祇存五十翻矣

盧氏殘鈔本序目題詞盧友焜所藏河水五卷得之韓
氏蓋出自抱經樓也河水經文五十八條與王本不合
此亦從翦裂底本傳鈔者黏綴旣脫各以私意聯屬之

故互有多寡耳

靈石楊氏刻謝山先生水經注卽王氏重錄本分三次
寄都中者也然僅刻二十餘翻竝非完書張師亮殘鈔
本凡十九卷得之都市蓋卽從楊氏傳鈔者余在江右
借以校勘王本大段相同其偶有改正者皆勝王本當
是張石舟所審定也

是書注中但稱按者先生原文也王氏案語重錄本俱
稱名或作梓材或作楚材未能畫一蓋梓材其原名楚
材則改名耳茲從其朔概作梓材新增案語以今案二
字別之

戴本趙本依先生校改者俱爲注出戴氏攘竊於當躬
趙氏竄掇於身後張石舟已明言之不待鄉里後學爲
先生左袒也

徵引戴本但採其官校本不及其遺書本徵引趙本但
採其通行本不及其 四庫著錄本以省煩瑣

文瀾閣所藏趙氏水經注釋朱緒曾鈔出一部昔曾借
閱與通行本相校略有異同至如伊水篇首正作南陽
魯縣不作魯陽縣也與謝山先生所見趙本同

劉獻廷欲爲水經注作疏其志甚偉然其書非易成也
好學之士如能於注中郡縣鎮戍釋以今地名竝附六

朝以來經流支流變遷之跡俾讀是書者可以援古證
今爲天下興大利祛大害斯誠有用之書不但爲水經
注功臣也跂予望之

鄞後學董沛孟如甫識

董縉祺

王組英

忻江明

慈谿費德宗

鎮海周炳華

仁和楊寶紳

原序

范陽酈道元撰

易稱天以一生水故氣微於北方而為物之先也玄中
 記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不至萬物無
 不潤今案此二句戴本增兩所字趙氏据柳僉本實無之張穆云永樂大典本亦無所字及其氣
 流屆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宇今案趙作寓者神莫
 與竝矣是以達者不能測其淵沖而盡其鴻深也昔大
 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誌其所錄簡而不周尙書
 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宜意水經雖麤綴津
 緒又闕旁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今
 尋圖訪蹟者極聆州域之說而涉土遊方者寡能達其

津照縱髮鬚前聞不能不猶深今案自此至枉渚交奇凡二百十九字全校本

無之今據戴本補屏今案張穆云大典本作汀戴本作屏營也余少無尋山之趣

長遠問津之性識絕深經道淪要博進無訪一知二之

機退無觀隅三反之慧獨學無聞古人傷其孤陋捐喪

辭書達士嗟其面牆默室求深閉舟間遠故亦難矣然

毫管闌天厯筭時昭飲河酌海從性斯畢竊以多暇空

傾歲月輒述水經布廣前文大傳曰大川相開小川相

屬東歸於海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躔訪瀆

搜渠緝而綴之經有謬誤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載非經

水常源者不在記注之限但緜古芒昧華戎代襲郭邑

空傾川流戕改殊名異目世乃不同川渠隱顯書圖自

貿或亂流而攝詭號或直絕而生通稱枉渚交奇洞湍

決瀆躔絡枝煩條貫手今案戴作系趙亦改系全氏題詞引序實作手張穆云大典本

作手世業堂寫本亦作手夥十二經通尙或難言輕流細漾固難辯

究正可自獻逕見之心備陳輿徒之說其所不知蓋闕

如也所以譔證三今案戴作本經附其枝要者庶備忘誤之

矜今案戴作私趙作矜張穆云大典本亦作矜求其尋省之易今案趙本云下文闕實未

也闕

水經在唐世尙未有指其撰人者其以為桑氏蓋自唐六典始也而杜岐公以為東京和順二帝以後人之作樂永言從之舊唐志始以為郭氏新唐志兼采桑郭而未敢定鄭漁仲晁公武始定以為桑氏蔡正甫則定以為郭氏

五校本題辭

水經在唐世尙未有指其撰人者其以為桑氏蓋自唐六典始也而杜岐公以為東京和順二帝以後人之作樂永言從之舊唐志始以為郭氏新唐志兼采桑郭而未敢定鄭漁仲晁公武始定以為桑氏蔡正甫則定以為郭氏以圭齋序語而知之王厚齋則謂道元疑有所附益近世胡東樵則以為東漢人創之晉魏以後人繼成之而閻潛邱且謂有出於道元以後妄增者是亦考古者之所難恕置也濟水篇之壽張光武所名臨濟則安帝湖陸則章帝汾水篇之永安則順帝是岐公之說所自出也

沔水篇之諸葛武侯壘暨魏興則三國時河水篇之改信都爲長樂則晉太康時若薄骨律城則赫連時是厚齋之說所自出也歐陽原功謂江北地名多出曹魏江南地名多出孫吳蓋若以經注相溷之誤本悉數之則岐公厚齋所指原有未盡而漾水篇之江津則隋置也是潛邱之說所自出也正甫則引宇文虛中之記以爲經文中蓋有經注相淆者是也然經之用東漢地名則隴西河關中山曲陽京兆上洛之文可據也是不必出桑氏之手則亦明矣且諸公亦但于地名開求之而未及乎其大者遮害口之道則以王莽河爲故瀆矣淇水

洹水諸篇則及於曹氏所遏之白溝矣濁漳水由清漳入河而至是盡改其舊是豈可盡以爲經注之相淆哉然則書始於東京尙有成於建安以後者而何有於桑氏又桑氏之言漯水言易水漢志與酈注皆引之而頗與本經不合且使經文果出桑氏則善長亦不應直呼其名胡東樵語是尤了然易曉者固無以議爲也正甫欲以爲郭氏則旣不應以一人而爲之經又爲之注且郭氏晉人也不用晉人州郡之名而一一取之漢代非體也又況其三江之說則亦顯與是經不合乎若夫經之用建安以後地名者閒有二三條不過魏初而止其餘如

漳水篇之涉如聖水篇之長鄉皆是傳寫之誤文至如諸葛壘薄骨律鎮平魯平齊諸城則固皆注之溷於經者也厚齊亦稍失攷耳吾故曰東京初人爲之曹魏初年人續成之是不易之論也蓋觀於漢陽之尙稱天水與河內隆慮之文則固明章間人語矣而續之者亦不過在曹魏文明時之水道是予審定經注分明之後而知之者也若道元之後所妄增則在經如漾水篇江津之文如直斥猗盧之名又引吳均詩皆可芟者夫六朝以前之書得存於今有幾而是四十卷者經注皆非完璧讀者羣疑滿腹而莫之質也其亦可慨也夫

杜岐公曰水經郭酈二家注皆不詳所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詳水經所作殊爲詭誕全無憑據景純注解又甚疏略亦多迂怪酈元都不詳正按禹本紀山海經不知何代之書其怪誕不經疑夫子芟書以後尙奇者所作或先有其書如詭誕之言必後人所加也若古周書吳越春秋越絕書諸緯候之流是已而後代纂錄者務廣異聞如范曄敘夷蠻君盤瓠之類是也輒以愚管所窺宜皆不足爲據然去聖又遠雜說紛紜非夫宣尼復生重爲刪革則何由詳正縱有精鑑達識之士抗辨古釋今之論或未能振頽波遏橫流矣而撰水經注

者亦同蔚宗之旨趣冀來哲之見知按岐公謂是書全無憑據都不詳正其言過當蓋岐公所指河濟二篇之謬頗不盡中是書之失昔人嘗辨之矣若其力攻所采雜文逸書之詭誕則至言也善長是書之累正在此反掩其經緯川瀆之實學斯李衛公所以刪之僅存十卷則其言蓋無不粹者矣惜乎其不傳也予嘗謂岐公衛公畢竟是宰相才所以讀書有翦割不類詞章下劣之子沾沾自喜撫拾一二詞頭以爲巾箱中作料反置大節目於不問者雖然俗士不可以莊語善長之書所以得流傳至今不爲詞章輩所皮閣者正以此怪誕之力

不然且無復津逮者矣可爲軒渠者也
合天下之川瀆以成一編卽令皆車轍馬迹之所及經而纏絡支煩條貫手夥有以知其易舛也況生於分裂之代有未能徧歷者則其據史志而記之從傳聞而審之固多狐疑難信者矣故其原序已曰粗綴津緒又闕旁通蓋真寸心得失之語故予謂善長之書當諒其闕失而補救之杜岐公陳直齋之責備固不可以爲非然亦未容苛求也須知自班志後續漢書於水道卽極草草若非善長此書誰爲綜覈漢晉以來之水道存其崖略者乎是予平心之論也

論者謂善長說水其於河北無一失而江南則多乖是亦耳食之言試觀其澆水易水諸篇亦是說得鶻突不甚分曉而遂尊信以爲無失多見其愚也讀歐陽圭齋所序蔡正甫書則其於善長所作河北諸篇亦多所改正不特江南也尙論古人著作詆之固不可過於深文諛之亦不必徒爲佞語然後其言可立然正甫之書不知何似追溯滋溪開雕時不過四百年而遂不傳豈非恨事

按胡梅圃亦謂善長熟習三齊而於西北未免疏略

必詳及於淵源一爲綱一爲目以此思之蓋過半矣若其所以相溷者其始特鈔胥之厲耳及板本仍之而世莫之疑矣猶幸割裂所及止於河濟江淮渭洛沔七篇若其餘則無有焉蓋居然善長之舊本也故取其餘之一百十有七篇而熟玩之而是七篇者可校矣然是七篇者大川也被溷而莫之正則其書無可觀者是以不可不急定也今以予所定河水經文不過五十三條而舊以注溷之爲二百五十四條濟水不過三十二條而舊爲七十條江水不過二十二條而舊爲一百二十八條淮水不過八條而舊爲二十四條沔水不過一十八

條而舊爲一百二條

今按以上攷定經文皆五校定本檢殷氏七校殘本有淮沔篇淮水

十二條沔水十九條

然則其纏絡之所以不相貫通者皆由於此

一旦更張而合并之遂覺星羅棋布經文固無重複支離之失而注亦益見章法矣崑山黃子鴻從事於是書

惜乎未見及此也

一百十七篇中漳水獲水泗水三篇亦尙各涵一條乃是偶誤非若七篇

中之寸寸分裂也

請以河水篇一條證之河水篇曰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洮水從東南來流注之是經文也善長之注則先之曰河水又逕沙州北而繼之曰河水東北流入西平郡界左合二川又合濟川又繼之曰河水東逕流河故城

北又繼之曰河水東北逕黃川城又東逕石城南合北谷水又繼之曰河水東北逕黃河城南又繼之曰河水東北逕廣違城北又合烏頭又繼之曰河水東逕邯川城南又繼之曰河水又東臨津溪水注之又繼之曰河水東逕臨津白土二城又繼之曰河水東會白土川又繼之曰河水東北右合二水又繼之曰河水東逕野亭又繼之曰河水東歷鳳林又繼之曰河水東與灘水合又繼之曰河水逕左南城又繼之曰河水東逕赤岸北而後接以洮水注之蓋自西平郡界以下凡十二條乃得洮水是皆其補經之文所以詳而有功也今盡裂

其十六條以爲經而於是洮水之文複出朱鬱儀因其引沙洲記中之澆河也遂欲改經文中之洮水爲澆水而胡東樵遂奮筆從之不知注之溷於經而反改經以避注經之受累甚矣

又試以沔水一條證之沔水篇曰又南過筑陽東筑水出自房陵東過其縣注之是經文也善長之注則先之曰沔水又南汎水注之又繼之曰又東逕學城南爲汎口東流注沔而後接以沔水南逕筑陽筑水注之是亦其補經之文也今乃以東逕學城之文爲沔水而列之於經於是下文筑陽筑水之條複出太平寰宇記似亦

疑之改上文注中之汎水爲筑水汎口爲筑口以就經則下文筑陽筑水之複出者當爲重文芟之矣近有知其非者又欲改上文經之筑陽爲汎陽以避下之複出而不知皆非也蓋經注之溷其空費學者之疑竇一至於此然自樂永言以來已如此豈易廓清於一旦哉今世得一宋槧則校書者憑之以爲鴻寶宋槧雖閒有誤然終不至大錯也而獨不可以論於水經蓋水經自初雕時已不可問矣昔人校書不敢輕下雌黃於錯簡則曰疑當在某條之下於譌字則曰疑當在某字蓋其慎也予初亦以此施之水經勢有所不能其經注相溷

全水經注
之處若不合并爲淨本則讀者終茫然無理會故不能復仍其舊但於其下注明舊時之誤而已及更定其序目而卷次俱有別裁然其實則當年善長眞面目也而今而後水經可讀矣

世但知是書之經與注亂而不知注之自相亂也夫注何以自相亂蓋善長之注原以翼經故其專言水道者爲大注其兼及於州郡城郭之沿革而不關於水者乃小注旁引諸雜書沿革逸事又附注之餘錄也故大注爲大文小注則皆小字如毛詩之有鄭箋不知何時盡鈔變爲大文而於是注中之文義遂多中隔不相連屬

蓋自宋槧已然則從而附會之曰善長之文之古也而求水道者愈日眩神搖求其綱領而不得若細觀之則其橫互之痕跡顯然且其中音釋之語亦溷爲大文古今書史無此例也是言也前人從未有見及之者首發之先司空公實爲創獲其後先宗伯公始句出爲朱墨分其界先大父贈公又細勘之至于始直令繕寫爲大小字作定本雖未必一一盡合於舊然而較若列眉矣是書有羨文有錯簡有脫文有譌字而最可惡者校讎人不學妄行更定之文如河水篇河水過高唐縣東善長糾之曰大河逕高唐縣故城西不逕其東也今本失

夫經文遂以注文首句爲經而於是不逕其東之語不可曉矣漳水篇漳水過壺關縣北又過屯留縣南潞縣北善長糾之曰壺關在屯留東不得先壺關而後屯留也今本妄謂宋槧原無屯留縣南四字矣如此則善長何所用其糾哉又如末篇志禹貢山川澤地所在而妄填補以山徑蟠冢穀水之文凡若此者多有之予均爲是正焉

善長當六朝時其所見漢書已多誤本故南條之荆山善長再引志文皆誤爲東條他如乘氏縣之菏水菏誤作泗洙水入泗水泗誤作池領方縣南之橋水南誤作而以至劉澄之輩誤以澗水爲淵水則皆見於善長所審正去今一千二百餘年板本日多坊本日惡豈無好學之士鼓勇爲善長審正者而不勝其誤之多邢劭之言曰思誤書亦一適子之於是書低回行墨閒炎上火騰頭目爲昏正未見其適也

是書在崇文館閣本止三十五卷其後成都學官本在民間止三十卷及元祐中重開雕得何聖從本始復四十卷之舊據云較前多三分之二則所補入者多矣而又據云爲次少失則知其校之不精且一百三十七篇之目見於唐六典所志今實止一百二十四篇則仍佚

其一十三篇其非足本不待言卽其一百二十四篇中以太平寰宇記石倉名勝志等書校之尙多佚文可搜者今悉取而附之書中蓋聖從但欲復四十卷目次之數故多所離合於其閒如渭水沔水皆強割之爲三卷不知本二卷也然則是書之多所遷就其亦大不幸哉明中葉有柳大中者首有功於是書以宋本校正渠水潁水二篇錯簡又補渭水篇脫文一翻凡四百二十餘字已而有謝耳伯者以宋本校正河水淇水灑水江水涓水諸篇錯簡又補渭水篇脫文凡八十餘字其後朱鬱儀見謝本大喜悉引其書入箋中大行於世而柳本

隱約不見藏於洞庭葉石君庫中及趙清常孫潛夫購得之亦遂流傳然何義門猶未見也近始得之 國初黃子鴻亦得宋本校正渭水篇錯簡尤爲有功三家所得之宋本似皆各爲一槩故有得有失而不相合所以藉乎博攷也同時胡東樵亦校正沔水篇及予又校正漸江水篇是皆更定之大者其餘片詞數語不復悉陳今世惟朱鬱儀本盛行然自馮定遠黃梨洲閻潛邱諸前輩皆多貶詞而顧亭林則稱之義門曰鬱儀於是書不爲無功特多所未盡耳其言甚允若夫序目之棼錯則元祐跋尾已何不諱萬無可依據之理而世人猶以

爲舊本曰吾不敢也甚者或繼而爲之辭嘗聞何義門問胡東樵曰江漢相從似不可得而隔越何故以沔先於江東樵曰此循禹貢導水之序也義門心不謂然而無以難予謂使果爾則第一篇當是弱水篇二篇當是黑水何以又背之今觀予重定之本一展卷而了然安得胡何二丈共討論之

燕人劉繼莊欲爲是書作疏其志甚偉然不果予自念問學謏劣不足爲繼莊役敢曰承乏哉但以所撫拾旁通曲證發明其閒其更張節目不勵循塗守轍作疏而已懼乍見之者駭之以爲河陽壁壘不能不起張用濟

之回惑將如之何

引用是書之文者前無過於樂永言次無過於胡身之後無過於曹能始永言所見終屬館閣本不特多逸文而已且或有異同足備校勘若身之則閒有裁割之誤者未可盡據而能始所采之本逸文亦甚不少豈以石倉藏書多或及見元祐以前舊籍乃竟有出於永言所未見者耶吾不得而知也能始非造僞之人其本已佚惜無從得而校之

讀史之難莫如釋地釋地之難莫如言水蔡九峰所引砠磔谿口之誤至今爲胡東樵所誚貽累及於王厚齋

乃東樵亦不復察坊本之誤而強讀破句以成其說造
爲北礫谿口南礫谿口以爲對待皆由於經注之溷其
去礫礫之失殆有過之生平五校是編改正不爲不多
然闕疑甚多卽所確然自信者亦安保其無錯所望於
如古君子之益我耳

是書於天下之水東方則朝鮮南方則交趾俱無所遺
獨閩中不具蓋閩本環海北以仙霞嶺爲阻南以贛嶺
扼之其津瀆不與中土通也又自漢滅閩越遷其民於
江淮之上而閩地遂成空荒雖立治縣回浦縣以統之
不過附屬於會稽故自三代以至六朝閩之文獻寥寥

吳始置郡陳始置州而疏導之功未能有聞然建谿之
源流似亦不可竟略也予思爲閩水經一卷補之才薄
不敢任也

歐陽原功文人耳其所作水經補正序不甚攷索如謂
岐公譏郭注而於酈注則無所言岐公甚規酈注之失
不特河濟二篇凡一切引用詭誕皆非之安得謂之無
言又曰說者以桑欽爲順帝以後人蓋以葦一縣疑之
岐公謂水經是順帝以後人作原未嘗謂桑欽是順帝
以後人按胡東樵謂桑氏是東漢人蓋本原功若水經全用東漢地名卽
岐公亦不止舉葦一縣也是何讀通典之鹵莽一至此

歟又曰他書或有出於後人之附益而此則未必然則何以兼用魏曹之水道乎可謂不甚了了者矣善長之言水雖經文不肯稍阿會可謂覈矣故雖未必盡當而足據者多乃旁引諸書則一往多繆是於水道固無關但文獻之學疏矣豈綜羅既廣信手疾書反有不然耶朱鬱儀謝耳伯周方叔以來稍稍辨正亭林義門又繼之然尙未能盡近日有二人焉一爲茗中老友沈繹旃其校定此書幾三十載最能抉摘善長之疏漏予采之甚博一爲杭人趙誠夫瑰奇淹雅極多攷證合而綜之幾無復剩遺矣

朱鬱儀序是書曰水在天地間猶乎世之貨財也發源名山流成江河趨爲四海鬱爲雲氣還雨天下以浸潤萬物未嘗少壅也一有所壅卽至泛溢昏墊患被四方猶之高府之財瓊林大盈之藏畜而不散納而不出理極勢窮潰決電駭此則不覩川壅而潰之禍也有國有家者使能因是水經之理引申觸類以施於政何患不地平而天成乎何義門曰定陵贖貨是序蓋寓諷諫也嗚呼豈獨爲定陵言之哉百世哲王書之座右可也乾隆庚午仲夏雙韭山民全祖望卒業於錢塘之篁庵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全校水經注序目

水經出自殘斷之餘蓋多出後人之所葺香故何聖從
 元祐本已云篇次非舊讀者難於推按其能了然於纏
 絡有幾人乎予於是書凡五校乃別為一目以序之總
 以四瀆為之綱披郊導窾無復勞絲非敢割裂舊本也
 作者之部居不如是則不合固可以質之而不繆也今案
 王氏重錄本盧氏殘鈔本句末
 有夫字惟殷氏殘鈔本無之
 洛水之下有伊水灑水澗水篇陰溝水之上有渠水篇
 汜水之下有獲水篇其各自為一章顯然也而宋本以
 來目錄皆失去近日黃子鴻胡肫明始補正之流水之

下今案王本作沂水之上誤有洙水篇自來目錄亦失去近日何義

門本始補正之是於舊目所增列之六篇也延江水之

下有西水篇本無是目後人妄截延江水注之末句以

充之未有經文特標此水為一篇而竟不著其所出者

亦未有經文特書而注竟不具者蓋注於西水本末見

之沅水篇中以是知經之原無此篇也近見何義門本

亦疑之蓋先得予心者矣乃芟去之目中又妄加沅字於西水之上

趙今按王本無此字一清本以書末日南水亦為一篇予謂是

乃斤江水篇之附錄其篇未舛今案王本作乖戾不甚可曉今案

竟不可句盧本王本作原非特為一篇者舊目不可非也及見王

厚齋所述果然蓋覈實共得一百二十四篇而其十

三篇亡矣

一卷 北瀆水經序河水其自沙邱堰以上皆合禹

河商河則漢以後之道也其自清河以北別為

篇直至沽河不入於是篇者蓋又自魏過淇口

以後言之也。今案王氏重錄本盧氏殘鈔本

此注並作大字低入格寫惟殷氏殘鈔本雙行

夾注語亦微異茲从殷本

河水一梓材案盧氏剪裂底本林氏副本同。今案盧氏殘鈔本殷氏殘鈔本並同。

二卷 河水二梓材案盧氏底本林氏副本同。今案盧氏殘鈔本並同。

河水三 梓材案盧氏底本林氏副本同

四卷 梓材案盧氏底本林氏副本同

河水四 梓材案盧氏底本林氏副本同

五卷 梓材案盧氏底本林氏副本同

河水五 附 漂水 按漂水不別為篇附見於河水末

目而漂水乃特著之者以其為尚書禹渠之舊

也。梓材案盧氏底本林氏副本同。今案盧

六卷 由汾入河之水尚書所

汾水 澮水 涑水 文水 原公水 洞渦水

晉水 梓材案盧氏底本林氏副本同

七卷 由渭入

渭水一 梓材案盧氏底本林氏副本同。今案諸

合為二卷在

八卷

渭水二 漆水 沮水 滻水 梓材案盧氏底本

案諸本漆沮滻三

九卷 此下二卷由洛入河之水

洛水 伊水 灋水 澗水 梓材案盧氏底本林

十卷 本此四水竝

穀水 甘水 梓材案盧氏底本林氏副本同。今案諸本此

二水竝在十六卷

十一卷 湛水 沁水 梓材案林氏剪裂底本脫去卷數。今案

諸本湛水在七卷。今案張氏殘鈔本列十一卷。又案

十二卷 謂至于大伍者也

清水 淇水 蕩水 洹水 梓材案林氏底本脫去卷數。今案張氏

殘鈔本列十二卷。又案

十三卷 禹渠北行之水尚書

濁漳水 清漳水 梓材案林氏底本脫去卷數。今案張氏殘鈔本列十三卷。

又案諸本此二水竝在十卷

十四卷 此下四卷衡漳以北之水尚書恆衛一帶也

澹水 梓材案林氏底本脫去卷數。今案張氏殘鈔本列十四卷。又案諸本澹水在十一卷

十五卷

易水 聖水 巨馬水 梓材案林氏底本同。今案諸本易水在十一卷。聖水巨馬水竝在十二卷

十六卷

灤水 灤餘水 梓材案林氏底本同。今案諸本灤水在十三卷。灤餘水在十四卷

十七卷

沽水 鮑邱水 濡水 遼水 小遼水 沮水

北海之水附見。梓材案林氏底本脫去卷數。○今案諸本此六水竝在十四卷

十八卷 北瀆

濟水一 梓材案林氏底本脫去卷數。○今案諸本濟水亦分二卷在七卷八卷

十九卷

濟水二 梓材案林氏底本脫去卷數。○今案張氏殘鈔本列十九卷

二十卷 尚書導濟北會之水舊目以置之。蓋欲循漢時水道之序耳。然汶之屬濟禹之舊也。故進之。

汶水 梓材案林氏底本脫去卷數。○今案張氏殘鈔本列二十卷。○又案諸本汶水在二十四卷

二十一卷 此下三卷兼承河濟入淮之水舊目以置之。穎水所屬洧水之後以其屬於淮也。然

狼蕩渠河淮交合而其道則濟渠也。故屬之濟以存禹跡。

渠水 陰溝水 梓材案林氏底本脫去卷數。○今案諸本渠水在二十二卷。○又案陰溝水在二十三卷

二十二卷

汧水 獲水 睢水 梓材案林氏底本脫去卷數。○今案諸本汧水在二十三卷。○又案諸本汧水在二十四卷

二十三卷

瓠子水 梓材案林氏底本在二十一卷。○今案張氏殘鈔本列二十三卷。○又案諸本或作瓠子河。惟趙本作瓠子水。竝在二十四卷

二十四卷

東州入海之水屬之濟者何也。曰古稱濟通淄則諸水附見於濟可也。

序目

溜水 巨洋水 汶水 濰水 膠水 梓材案林氏底本溜

水在二十一卷巨洋水在二十二卷汶濰膠三水並在此卷。今案殷氏張氏殘鈔本此五水並列二十四卷。又案諸本此五水並在二十六卷

二十五卷 南濱

淮水 梓材案林氏底本在二十三卷。今案殷氏張氏殘鈔本列二十五卷。又案諸本淮水

在三卷

二十六卷 由汝入

汝水 澧水 濯水 瀨水 灑水 梓材案林氏底本汝水在

二十四卷澧濯瀨無四水並在此卷。今案諸本汝水在二十一卷澧濯瀨無四水並在三十一卷

穎水 洧水 澠水 潛水 濇水 梓材案林氏底本穎水在

二十六卷洧澠潛濇四水並在此卷。今案張氏殘鈔本此五水並列二十七卷。又案諸本穎洧澠水在二十一卷

二十八卷 由泗入淮之水皆

泗水 沂水 沭水 洙水 梓材案林氏底本同

亦同。又案諸本泗沂沭三水並列在二十五卷沭水在二十六卷

二十九卷 淮南入

決水 泚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梓材案林氏底本同。今

案諸本此五水並列在二十二卷

三十卷 南濱 江水未嘗有遷徙其序之易於河顧

見考

江水一 梓材案此卷林氏底本已佚惟副本有之
在三十二卷亦非全帙也今依趙本補。
今案諸本江水亦分三卷在
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卷

三十一卷

江水二 梓材案林氏底本合下江水三為一卷在
三十三卷。今案張氏殘鈔本列三十一
卷

三十二卷

江水三 今案殷氏張氏
殘鈔本並同

三十三卷

泗水一 梓材案林氏底本同。今案殷氏殘鈔本
亦同。又案諸本泗水亦分為二在二十
尚書北

七十二
六卷

三十四卷

泗水二 梓材案林氏底本同。
今案殷氏殘鈔本亦同。

三十五卷

漸江水 梓材案林氏底本同。今
案諸本漸江水在四十卷
海則漸江水篇宜次於此如河之有滌

三十六卷

由漾入
江之水

漾水 潛水 羌水 涪水 梓潼水 梓材案林
氏底本此

五水並 在二十九卷羌水涪水梓潼水並 在二十二
卷

三十七卷

自犍為至洞
庭入江之水

青衣水 若水 淹水 沫水 夷水 沮水

漳水 油水 澧水 沅水 延江水 梓材案林氏底本此

十一水竝在三十六卷○又案諸本青衣水沫水延江水竝

在三十六卷淹水夷水油水澧水沅水

竝在此卷沮水漳水竝在卷三十二卷

三十八卷 自洞庭至彭蠡入江之水

湘水 資水 漣水 漚水 深水 鍾水

沮水 耒水 洙水 澠水 瀏水 澗水

蕲水 贛水 廬江水 梓材案此卷林氏底本已佚即副本亦僅有湘水在

三十七卷今依趙本各水補○今案張氏殘鈔本此十五水竝列三十八卷○又案諸本湘水資水漣水竝在此卷沮水漳水竝在卷三十九卷沮水蕲水竝

在三十卷

三十九卷 由沔入江之水

涿水 粉水 均水 丹水 涪水 湍水

白水 泚水 夏水 湏水 澇水 梓材案林氏底本同○今

案諸本涿水夏水澇水竝在卷三十二卷粉水均水湍水白泚水竝在二十九卷丹水在二十卷涪

水湏水竝在卷三十一卷

四十卷 南海

桓水 灑水 溱水 葉榆河水 存水 温水

浪水 斤江水

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梓材案林氏底本同○今案殷氏殘鈔本亦同○又案諸

本桓水存水溫水竝在三十六卷灘水潦水竝在三十卷葉榆河水浪水竝在三十七卷斤江水並在此卷惟葉榆河水戴本但作葉榆河趙本但作葉榆水戴本於斤江水之下有江以南至日南郡二十水別為一目

趙本增日南水三字

水經序目如右嘗聞吳中前輩黃子鴻有水經圖出自手摹皆以大水統小水條理明晰惜未得見之諒其篇次必有先得我心者近見義門何氏之說亦畧與余同凡一百二十四水補水一十三篇別為目合於唐六典之數

舊目妄省梓潼水為潼水廬江水為廬水非也猶之妄增酉水為沅酉水也然觀厚齋王公所述則皆傳譌於

宋本元祐重雕以來七百餘年今日始正之

補目附

豐水 涇水 汭水 洛水 四水皆當次於渭水之後

滏水 洺水 渦水 泝水 滋水 虢沱水 六水皆當次於漳水之後

塗水 當次於廬江水之後

弱水 黑水 按道元言流沙亦入南海則弱水與黑水同當在桓水之上

右皆水經逸簡散見羣書可拾者也 今案王氏重錄本有云林氏底本尚有

有汶水槐水考諸家鈔本序目俱無此二水也故不列

新增補遺一卷 今案王氏重錄本从趙一清本之例以所補豐水等十三篇分列諸卷與

序目不合今重加
校正別爲此卷

新增附錄二卷

王前跋曰昔歲丁酉余與馮五橋同年雲濠校釐
謝山先生宋元學案於醉經閣學案之稿出於月
船盧氏故月船之孫幼竹孝廉杰亦預校對一日
余甥范岱瞻茂才以某氏所藏全校水經本相示
帙首有武林趙東潛題字幼竹見而別之曰此其
七校以前之本也七校已無完本聞其大半在他
氏其首十餘冊則猶藏吾家是年七月學案校畢
就幼竹觀水經前有題詞有序目大都以南北瀆

爲綱而分列諸水以更正舊次卽前十卷而其餘
可知第其本多割裂移綴急勸幼竹重爲黏連不
使脫落焉迨及壬寅締交於山右張石舟明經穆
石舟好學於地理尤長著有北魏地形志重訂本
一巨編往還及期論及是書余告以其略而知原
本之尙在吾鄞也欣然以一觀爲快則爲之致書
幼竹而幼竹亦欣然傳寫交施蓮伯孝廉英楷以
轉寄石舟石舟爲之狂喜旣審視之則又知是本
爲七校底本而其定本固嘗爲大力者負以趨焉
石舟告余曰趙氏水經之刻後於東原東原著書

多竊據他人而趙刻則出於東潛之子其參校則假手於梁處素曜北兄弟始焉東潛之子以算學受知於畢秋帆尙書尙書求東潛水經之書其子恐不得當購求謝山定本以足之此卽朱文翰所謂大力者也幸而謝山校本題詞具存猶可以按趙戴二家竄據之跡遂爲辨誣以發其覆而再三囑余願得全書一審定之未識吾鄉有無存本余日望之矣道光二十四年五月旣望騰軒王梓材更名楚材跋於都門宣武坊東孫氏寓齋王後跋曰謝山先生七校水經本向謂已佚得月

船盧氏所藏前十卷閱之已爲厚幸矣丙午夏日余自都門歸偶過舊從陳詠橋明府勸齋中以是書詢問則知十卷以後謝山剪裂分黏之本具在惟其卷數或有或亡耳余以所得謝山題詞與序目付之而歷詢其由蓋是書舊藏日湖林氏林氏之先文學君廷熊受業於樗菴蔣氏爲謝山再傳弟子又有鈔錄副本數百葉或卽以是本傳鈔者或有與是本互異而標爲重校本者盧氏前十卷亦嘗錄存所少者題詞序目也詠橋細核卷目則自卷十一以至卷四十成卷者二十有八惟卷三

十卷三十八底本無存則以副本補之其未完卷者鈔趙本大小注依例補之致書告余相與慶慰山右張石舟明經聞是書之全也亦爲驚喜敦勉錄示以公同好余不揣固陋借集盧林諸本而彙錄之經文注文倩人繕寫謝山校語手自書之凡見於副本而爲翦裂本所無者趙氏注釋及朱箋刊誤所引者皆爲錄入鮎埼亭內外集題跋與東潛慎甫諸帖子亦竝分列其中蓋自戊申正月以至三月之杪而始克成編因思謝山所治之書莫大於學案莫精於水經而其書皆未畢事諒以天

不假年功遺一簣其有望於將來者匪淺也五校本以乾隆庚午卒業於錢唐篁庵題詞序目皆在斯時至七校而功益進矣第其半未點句校語不全斯則猶有微憾耳定本已佚得此重錄本亦足慰先生未瞑之目行將奉書以就正石舟其必有以教我矣道光二十七年戊申四月十有六日獲軒氏楚材又題於鄞西柳莊坊故居之醉經閣王三跋曰余旣彙錄謝山先生水經校本一攜至都刻入山右楊氏叢書一藏慈水馮五橋觀察之醉經閣續於漱六山房書肆中獲見謝山重校底

本前六卷視詠橋所得於日湖林氏者較備蓋於
河水四續得校語三十五條又夾片一紙分載諸
卷者五條卽爲補入以示不遺楊氏叢書張石舟
明經所審定也亦屬童薇研太史華轉寄石舟補
刻之焉已酉二月廿六日獲軒王楚材識

水經注第一

范陽酈道元注

鄞全祖望校

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兵備道無錫薛福成校刊

河水一

崑崙墟

今按趙作虛

在西北

三成爲崑崙邱

今按趙本三成上有山字

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三

曰玄圃一名閼風上曰增城一名天庭是謂太帝

之居

朱謀埠曰廣雅崑崙三山閼風板桐玄圃淮南子作縣圃涼風樊桐楚詞亦作縣圃而增

城作層城但未聞板松耳。今按戴本徑改板松爲板桐增城爲層城趙亦徑改層城

去嵩高五萬里之中也

禹本紀與此同高誘稱河出崑山伏流地中萬三千

里禹導而通之出積石山按山海經自崑崙至積石

一今按戴無此字千七百四十里自積石出隴西郡至洛準

地志可五千餘里又按穆天子傳天子自崑崙今按戴無

此山入於宗周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灋水以西按諸

本西字下有北字以本傳校之則羨文也今依沈炳巽本芟至於河宗

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外國圖又云從大晉

國正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諸仙居之數說不同道

阻且長經記縣禡按朱謀埠曰縣禡疑當作縣邈趙

喜用禡字如曰沿禡曰一清曰縣遠而禡脫也愚按善長

崩禡皆一例趙說為近水陸路殊徑復不同淺見末

聞非所詳究不能不聊述聞見以志差違也李壁曰恐不若

是之遠

其高萬一千里

山海經稱方八百里高萬仞郭景純以為自上二千

五百餘里淮南子稱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三尺

六寸

河水出其東北陬按此七字萬無分作二句之理舊乃妄割注文分配今正之

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為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

也釋名曰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考異郵曰河

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所以流化元命苞曰五行始

焉萬物之所由生元氣之腴液也管子曰水者地之

血氣如今按趙無此字筋脈之通流者故曰水今按趙有其字具財

也五害之屬今按趙本無此四字水最為大水有大小有遠近

水出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經水引他水入于大水及

海者命曰枝水出於地溝流於大水及於海者又命

曰川水也莊子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經流之大孝

經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新論曰四瀆之

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徐幹

齊都賦曰川瀆則洪河洋洋發源崑崙九流分逝按逝

諸本作遊北朝滄淵驚波沛厲浮沫揚奔按浮諸本誤作望風俗

通曰江淮河濟今按戴作江河淮濟為四瀆瀆通也所以通中

國垢濁白虎通曰其德著大故稱瀆釋名曰瀆獨也

各獨出其所而入海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河水

出其東北隅爾雅曰按朱謀埠曰當有河出崑崙墟

按戴亦加此五字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物理論曰

河色黃者眾川之流蓋濁之也百里一小曲千里一

曲一直矣漢大司馬張仲議曰河水濁清澄一石水

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今按戴作今河不通利至三

月桃花水至則河決以其噎不洩也禁民勿復引河

是黃河兼濁河之名矣朱謀埠曰漢志乃大司馬史長安張戎字仲功今所引有

文脫

述征記曰盟津河津恆濁方江為狹比淮濟為闊
寒則冰厚數丈冰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
此物善聽水下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渡余按風
俗通云里語稱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且狐性多疑
故俗有狐疑之說亦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

屈從其東南流入于今按戴無此字渤海

山海經曰南即從極之淵也一曰中極之淵深三百
仞唯焉夷都焉

括地圖曰焉夷恆乘雲車駕二龍

河水又出于陽紆陵門之山而注于焉逸之山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焉夷之

所都居

沈炳異曰本傳作無夷注曰即焉夷也山經作冰夷

是惟河宗氏天

子乃沈珪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

天子之寶器玉果璇珠燭銀金膏等物皆河圖所

載河伯以禮穆王視圖方乃導以西邁矣粵在伏

羲受龍馬圖於河八卦是也故命歷序曰河圖帝

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後堯壇於河

受龍圖作握河記逮虞舜夏商咸亦受焉李尤盟

津銘洋洋河水朝宗於海徑自中州龍圖所在淮

南子曰昔禹治洪水具禱陽紆蓋於此也高誘以

為陽紆秦敷非也按善長所云陽紆遠也而郭景純以為在汧故邢昺曰陽紆即

弦蒲音之訛也是則頗與高誘合。梓材案此自重校本錄入

釋氏西域記曰阿耨達太山其上有大淵水宮殿樓

觀甚大焉山即崑崙山也穆天子傳曰天子升崑崙

今按戴本此下有觀封豐隆之葬按吳中沈氏本葬黃帝之宮而六字

有葬豐隆雷公也雷電壘按聖諸本皆誤作龍。今按戴本改雷電壘三字為

黃帝即阿耨達宮也其山出六大水山西有大水名

新頭河郭義恭廣志曰甘水也在西域之東名曰新

陶水山在天竺國西水甘故曰甘水

有石鹽白如水精火煨按二字舊本誤作大段依朱謀埠改。今按戴本仍

作大則破而用之康泰曰安息月支今按戴作天氏古通

竺至伽那調御皆仰此鹽

釋法顯曰度葱嶺已入北天竺境於此順嶺西南行

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唯石壁立千仞臨

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

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倚梯者凡度七百梯度已躡

縣組過河河兩岸相去咸八十步九驛所絕謝兆申曰

驛當作譯朱謀埠曰絕法顯傳漢之張騫甘英皆

不至也余診諸史傳即所謂罽賓之境有盤石之

磴道狹尺餘行者騎步相持繩橋相引二千許里

趙一清曰千諸本誤作十今以漢書本傳改○方梓材案今趙本無此語○今按戴本改千為十

到縣度阻險危害不可勝言郭儀恭曰烏耗之西

有縣度之國山谿不通引繩而度故國得其名也

其人山居佃於石壁間累石為室民接手而飲所

謂犍飲也有白草出小步馬按草諸本誤作羊又脫出字今以通典校

○今按戴本仍脫出字有驢無牛是其縣度乎

釋法顯又言渡河便到烏菴今按戴作長下同國烏菴國即

是北天竺佛所到國也

佛遺足蹟於此其跡長短在人心念至今猶爾及

曬衣石尚在

新頭河又西南流屈而東南逕中天竺國

兩岸平地有國名毗荼佛法興盛

又經蒲那般河按蒲法顯傳作捕○此重校本

河邊左右有二十僧伽藍

此水逕流今按戴無此字摩頭羅國而下合新頭河

自河以西天竺諸國自是以南皆中國人民殷富

中國者服食與中國同故名之為中國也泥洹已

來聖眾所行威儀法則相承不絕

自新頭河至南天竺國迄于南海四五今按戴無此字萬里

也釋氏西域記曰新頭河經罽賓犍越摩訶刺諸國

按訶諸本誤作河。而入南海是也阿耨達山西南

今按戴依全改訶。有水名遙奴山西南小東有水名薩罕小東有水名

恆伽此三水同出一山俱入恆水康泰扶南傳曰恆

水之源乃極西北出崑崙山中有五大源諸水分流

皆由此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

海枝扈黎即恆水也通典曰恆河一名迦毗黎河故釋氏西域記

有恆曲之目恆北有四國最西頭恆曲中者是也有

拘夷那喝國按隋書經籍志作拘尸那城無喝字喝諸本誤作竭。今按戴作禍。法顯

傳曰恆水東南流逕拘夷那喝國南城北雙樹間有

希連禪河

朱謀璋曰觀佛三昧經作熙連禪河佛本行經作泥連禪河法顯傳無禪字佛國記

作希連禪河

河謝朓中曰舊本脫河字邊世尊於此北首般泥洹分舍利

處按隋志涅槃亦曰泥洹譯言滅度也朱謀璋曰遠法師云宴神絕境謂之泥洹黃吳二本誤作

泥支僧載外國事曰佛泥洹後天人以新白縹裹

佛以香花供養滿七日盛以金棺送出王宮渡一

小水水名醯蘭那去王宮可三里許在宮北以旃

檀木為薪天人各以火燒薪薪了不然大迦葉從

流沙還不勝悲號感動天地從是之後他薪不燒

而自然也王歛舍利用金作斗量得八斛四斗諸

國王天龍神王各得少許齋還本國以造佛寺阿

育王起浮屠於佛泥洹處雙樹及塔今無復有也

此樹名婆今按戴趙均作婆下同羅樹其樹華名婆羅佉也

按法諸本誤作法○此華色白如霜雪香無比也

今按戴依全改法竺枝扶南記曰按竺枝之枝一作芝○今按趙林作芝戴則以芝為原本之訛

楊國去金陳國步道二千里車馬行無水道舉國

事佛有一道人命過燒葬燒之數千束樵故坐火

中乃更著石室中從來六十餘年尸如故不朽竺

枝目見之孫潛曰目諸本誤作目夫金剛常住是

明永存舍利利見畢天不朽所謂智空罔窮大覺

難測者矣

其水亂流注于恆恆水又東逕毗舍利城北

釋氏西域記曰毗舍利維邪離國也支僧載外國

事曰維邪離國去王舍利五十由旬趙一清曰舊

句是八萬里也太遠當是五城周圍三由旬維詰

家在大城裏宮之南去宮七里許屋宇壞盡惟見

處所爾釋法顯云城北有大林重閣佛住於此本

菴今按戴作奄婆羅女家施佛起塔也城之西北三里

塔名放弓仗恆水上流有一國國王小夫人生肉

胎大夫入妒之言汝之生不祥之徵即盛以木函

擲恆水中下流有國王遊觀見水上木函開看見

千小兒端正殊特今按戴趙均作好王取養之遂長大甚

勇健所往征伐無不摧伏今按戴次欲伐父王本

國王大愁憂小夫人問何故愁憂王曰彼國王有

千子勇健無比欲來伐吾國是以愁爾小夫人言

勿愁但於城西作高樓孫潛曰西諸本誤作東賊

來時置我樓上今按此四字戴本作則我能卻之

王如是言賊到小夫人於樓上語賊云汝是我子

何故反作逆事賊曰汝是何人云是我母小夫人

曰汝等若不信者盡張口仰向小夫人即以兩手

將乳孫潛曰將當作拵予謂將亦乳作五百道俱

墜千子口中賊知是母即放弓仗二父王今按戴

父王作作是思惟皆得辟支佛今按戴塔猶

在後世尊成道告諸弟子是吾昔時放弓仗處後

人得知於此處立塔故以名焉千小兒者即賢劫

千佛也

釋氏西域志曰恆曲中次東有僧迦扇柰揭城即佛

下三道寶階國也法顯傳曰恆水東南流逕僧迦施

國南

佛自初利天東下三道寶階為母說法處寶階既

沒阿育王於寶階處作塔後作石柱柱上作師子

像外道少信師子為吼怖效心誠按黃本作怖效

怖懼心伏而朱本從之以其與佛國記合也然古人之文不必盡同黃本自通

恆水又東逕罽賓繞夷城南孫潛曰繞吳本誤作饒

饒戴本又脫南字

城南接恆水城之西北六七里恆水北岸佛為諸

弟子說法處

恆水又東南逕沙祇國北

出沙祇城南門道東佛嚼楊枝刺土中生長七尺

不增不減今猶尚在

恆水又東南逕迦維羅衛城北

故曰今按戴以日字為衍淨王宮也城東五十里有王圍園

有池水夫人入池洗浴出池今按戴無此字北岸二十步

東向舉手攀今按戴作樹生太子太子墮地行七

步二龍吐水浴太子遂成井池眾僧所汲養也太

子與難陀等撲象角力射箭入地今有泉水行旅

所資飲也釋氏西域記曰城北三里恆水上父王

迎佛處作浮圖作父抱佛像外國事曰迦維羅越

國今無復王也城池荒穢惟有空處有優婆塞姓

釋可二十餘家是昔淨王之苗裔故為四姓住在

故城中為優婆塞故尚精進猶有古風彼日浮圖

壞盡條王彌更修治一浮圖私訶條王送物助成

柳僉日送諸本誤作送今有十二道人住其中太

子始生時妙后所攀樹樹名須迦按須下舊本皆

義引浮圖經日太子生處名祇洹精舍長者須達

所起有阿輪迦樹夫人所攀翻譯名言阿輪迦之

翻日無憂即因果經所謂無憂花也後漢法本內

傳亦名波羅樹然則所脫即迦字也輪與須通

趙本引全氏日須迦即阿輪迦阿育王以青石作

后攀生太子像昔樹無復有後諸沙門取昔樹栽

種之展轉相承到今樹枝如昔尚蔭石像又太子

見行七步足跡今日文理見存阿育王以青石挾

足跡兩邊復以一長青石覆上國人今日恆以香

花供養尚見足七形文理分明今雖有石覆無異

或人復以數重吉貝重覆按貝諸本貼著石上逾

更明也太子生時以龍王夾太子左右吐水浴太

子見一龍吐水煖一龍吐水冷遂成二池今尚一

冷一煖矣太子未出家前十日出往王田閻浮樹

下坐樹神以七寶奉太子太子不受於是思惟欲

出家也王田去宮一據據左一據今按戴本據者

晉言十里也朱謀埠日田諸本誤作日今太子以

三月十五日夜出家四天王來迎各捧馬足爾時

諸神天人側塞空中散天香花此時以至河南摩
 强水即於此水邊作沙門河南摩强水在迦維羅
 越北相去十由旬此水在羅閱祇瓶沙國相去三
 十由旬菩薩於是暫過瓶沙王出見菩薩菩薩於
 瓶沙隨樓那果園中住一日日暮便去半達鉢愁
 宿半達晉言白也鉢愁晉言山也白山北去瓶沙
 國十里明旦便去暮宿曇蘭山去白山六由旬於
 是徑詣貝多樹貝多樹在貝多今按戴無此二字閱祇北
 去曇蘭山二十里太子年二十九出家三十五得
 道此言與經異故記所不同朱謀埠曰普曜經云太子十九出家三十

成竺法維曰迦衛國孫潛曰衛當作維○今佛所按戴趙均作迦維衛國

生天竺國也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此按

語出因果經或改萬字為宮字非也康泰扶南傳曰昔范旃時有嚶

楊國人家翔梨嘗從其本國到天竺展轉流賈至

扶南為旃說天竺土俗道法流通金寶委積山川

饒沃恣其今按戴無此字所欲左右大國世尊重之旃問

之今按戴作云今去何時可到幾年可迴梨言天竺去

此可三萬餘里往還可三年踰及行四年方返以

為天地今按戴作竺之中也

恆水又東逕藍莫塔

塔邊有池池中龍守護之阿育王欲破塔作八萬

四千塔悟龍王所供知非世有遂止此中今按趙

字空荒無人羣象以鼻取水灑地若蒼梧會稽象

耕鳥耘矣

恆水又東至五河合口

何焯曰沈本無合字

蓋五水

所會非所詳矣

阿難從摩竭國向毗舍離

今按戴趙作利

欲般泥洹諸天

告阿闍世王王追至河上毗舍離諸

今按戴本以此四字為衍

文趙本有之而以離為利梨車聞阿難來亦復來迎俱到河上

阿難思惟前則阿闍世王致恨卻則梨車復怨即

於中河入火光三昧燒身而

今按此二字戴作具兩

般泥洹

身二分分各在一岸二王各持半舍利還起二塔

渡河南下一由延

今按戴作巡

到摩竭提國巴連弗邑

朱謀璋曰弗諸本誤作佛

今按戴依此改弗邑即阿育王所治之城城

中宮殿皆起牆闕雕文刻鏤累大石作山山下作

石室長三丈廣二丈高丈餘有大乘婆羅門子名

羅汰私婆亦名文殊師利住此城裏爽悟多智事

無不達以清淨自居國王宗敬師事之賴此一人

弘宣佛法外不能陵

朱謀璋曰當作外道不能陵

凡諸中國今按

戴作國中惟此城為大民人富盛競行仁義阿育王壤

七塔作八萬四千塔最初作大塔在城南三今按戴作

二里餘此塔前有佛跡起精舍戶北向塔今按戴作北戶

向塔南有石柱圍丈四五今按戴作大四五圍高三丈餘上

有銘題云阿育王以閻浮提布施四方僧還以錢

贖塔塔北三四今按戴無此字百步阿育王於此作泥犁

城朱謀埠曰中有石柱今按中字上戴有城字亦高三丈餘

上有師子柱有銘記作泥犁城因緣及年數日月

恆水又東南逕小孤石山

山頭有石室石室南向佛昔坐其中天帝釋以四

十二事問佛佛以三指畫石按吳本作一一一指畫石趙琦美以為非

趙一清曰古文重文多作二字當是佛以指畫石後人遂譌分為一一又或增為三字。今按戴本作一一以指畫石蓋依吳本畫迹故在

恆水又西逕王舍新城

是阿闍世王所造出城南四里入谷至五山裏五

山周圍狀若城郭即是瓶沙王舊城也按瓶沙疑即瓶沙

此重校本。今按戴徑改萍沙東西五六里南北七八里阿闍世

王始欲害佛處其城空荒又無人徑入谷傳山東

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未至頂三里有石窟南

向佛坐禪處西北三今按戴作四十步復有一石窟阿

難坐禪處天今按戴作天魔波旬化作鵬鷺恐阿難佛

以神力隔石舒手摩阿難肩怖即得止鳥跡手孔

悉存故曰鷲窟也其山峯秀端嚴是五山之最

高也釋氏西域記云耆闍崛山在阿耨達王舍城

東北西望其山按謝朓申曰舊本此處誤入四百

此重有兩峯雙立相去二三里中道鷲鳥常居其

嶺土人號曰耆闍崛山山名耆闍鷲也又竺法維

云按諸本有胡語二字乃因下文而誤重出於此

今芟○今按戴本以諸本此處有胡語二字將

此二字移至耆闍鷲也上羅閱祇國有靈鷲山胡

語云耆闍崛山是青石今按戴本頭似鷲鳥阿

育王使人鑿石假安兩翼兩腳鑿治其身今見存

遠望似鷲鳥形故曰靈鷲山也數說不同遠邇亦

異今以法顯親宿其山誦首楞嚴朱謀埠曰舊本

今香花供養聞見之宗也

又西逕伽那城南二十里今按戴趙本伽均到佛苦

行六年樹處按六年下一本有其字一本有坐字而

趙本六年下均有坐字

有林木西行三里到佛入水洗浴天王按樹枝得

攀出池處又北行二里得彌家女奉佛乳糜處從

此北行二里佛於一大樹下石上東向坐食糜處

樹石悉在廣長六尺高減二尺國中寒暑均調樹

木或數千歲乃至萬歲從此東北行二十里到一石窟菩薩入中西向結跏趺坐心念若我成道當有神驗石壁上即有佛影現長三尺許今猶明亮時天地大動諸天在空言此非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去此西南行減半由延朱謀埠曰黃本作減半由延毘曇論云四肘為一弓五百弓為一拘盧舍今二里也入拘盧舍為一由旬今十六里也又云梵眾天身長半由延梵福樓天身長一由延趙一清曰由延即由旬也蓋旬或為巡巡或為延。今按戴本貝多樹下是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諸天導引菩薩起行離樹三十步天授吉祥草菩薩受之復行十五步五百青雀飛來繞菩薩三匝而

今按戴去菩薩前到貝多樹下敷吉祥草東向而坐時魔王遣三玉女從北來試菩薩今按趙無王自從南來試今按戴菩薩以足指按地魔兵卻散三女變為老姥莫不自服佛於尼拘律樹下方石上東向坐梵天來詣佛處四天王捧鉢處皆立塔外國事曰毘婆梨佛在此一樹下六年長者女以金鉢盛乳糜上佛佛得乳糜住足尼連河朱謀埠曰佛本行經作往尼連禪河住字乃往字無足字有禪字。今按趙本依朱箋改戴本僅於連下增一字浴於河邊噉糜竟擲鉢水中逆流百步鉢沒河中迦梨郊龍王接取在宮供養先三佛鉢亦見佛

於河傍坐摩訶菩提樹摩訶菩提樹去貝多樹二

里於此樹下七日思惟道成魔兵試佛按下有釋

氏西域記曰尼連水南流今按戴無此字注恆水水西有

佛樹佛於此苦行日食糜六年西去城五里許樹

東河上即佛入水浴處東上岸尼拘律樹下坐脩

趙氏朱箋刊誤云尼衢立全氏校改尼拘律。今按戴依全改舍女上糜於此於

是西渡水於六年樹南貝多樹下坐降魔得佛也

佛圖調曰佛樹中枯其來時更生枝葉竺法維曰

六年樹去佛樹五里書其異也法顯從此東南行

還巴連弗邑順恆水西下得一精舍名曠野佛所

住處復順恆水西下到迦尸國波羅柰城竺法維

曰波羅柰國在迦維羅衛國南千二百里按通典作千四

百八中間有恆水東南流佛轉法輪處在國北二

十里樹名春浮維摩所處也法顯曰城之東北十

里許即鹿野苑本辟支佛住此常有野鹿栖宿故

以名焉法顯從此還居巴連弗邑又順恆水東行

其南岸有瞻婆大國釋氏西域記曰恆曲次東有

瞻婆國城南有卜佉蘭池池水恆在北今按戴作恆水在北

佛下說戒處也

恆水又逕波麗國即是佛外祖按謝兆申曰元本此下接兩峯雙立四百

二十二字今移於前。此重校本。國也法顯曰恆水又東到多摩梨

軒國按軒諸本誤作帝以漢書校改。今按戴依全改。即是海口也。

釋氏西域記曰大秦一名梨軒康泰扶南傳曰從

迦那調洲西南入大灣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

大江口渡江逕西行極大秦也又云發拘利口入

大灣中正西北入可一年餘得天竺江口名恆水

江口有國號擔袂

今按戴作袂

屬天竺遣黃門字興為

擔袂王

釋氏西域記曰恆水東流入東海蓋二水所注兩海

所納自為東西也釋氏論佛圖調列山海經曰西海

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

又曰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山所出五水祖以佛圖

調傳也又近推得康泰扶南傳崑崙山正與調合

如傳自交州至天竺最近泰傳亦知阿耨達山是崑

崙山釋云賴得調傳朱謀埠曰釋云是僧名豁然為解乃宣為

西域圖以語法汰法汰以常見怪謂漢來諸名人不

應河在敦煌南數千里而不知崑崙所在也釋云復

書曰按日諸本誤作日。今按戴依全改日。按穆天子傳穆王於崑崙

側瑤池上觴西王母云去宗周灋澗萬有一千一百

里何得不如調言子今見泰傳非為前人不知也而

今以後乃知崑崙山為無熱邛何云乃胡國外乎余
考釋氏之言未為佳證穆天子竹書及山海經皆理
縕歲久編章希絕書策落次難以緝綴後人假合多
差遠意至若訪地脈川按若一本作欲。今按戴亦作欲。不與經符
驗程準途故自無會釋氏不復根其艱歸之鴻致施
樞曰根其艱三字疑。今按戴本改艱為衆。陳其細趣以辯其非非所安
也今按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
墟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為檻
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曰此
自別有小崑崙也又按淮南之書崑崙之上有木禾

珠樹玉樹瓊

今按戴作璇

樹不死樹在其西

按諸本皆脫去此三字以

本文增○今

沙裳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

樹在其北傍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

丈五尺傍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隅

按玉橫即玉衡

北門開

以納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

按旋一作疏涼一作

閭在崑崙閭闔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

黃水三周復其源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其東

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

沈炳巽曰本文河水

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弱水出自窮石至於合黎洋水出其西北陬故曰四水今節去弱水句則

三水矣凡此四水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

之邱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玄圃之山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禹乃以息土填鴻水以為名山掘崑崙墟以為下地

高誘曰地或作池七字注申注本雙行夾寫後人傳鈔連作大字下文多有之

趙本引全氏校語

山海經曰不周之山不周之北門以納不周之風今按戴本無此十九字

則以髣髴近浮今按戴作佛圖調之說按以通阿耨達六

水葱嶺于闐二水之限與經史諸書全相乖異又

按十洲記朱謀埠曰黃吳二本誤作十三州記崑崙山在西海之戌

地北海之亥地按北黃本作東朱謀埠從之○今按戴依全改去岸十三

萬里有弱水周迴繞而今按戴作周而繞山山東南接積石

圃西北接北戶之室東北臨太活今按戴作闊之井西

南近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實崑崙之支輔也積

石圃南頭昔西王母告周穆王今按戴有云字去咸陽三

今按戴按十洲記本文作四十六萬里十六萬里趙琦美本咸陽下有玉城二字

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面方廣萬里

形如偃盆下狹上廣沈炳異曰下狹二字舊本脫今據本文增○今按戴依此

增故曰崑崙山有三角其一角正北于辰星之輝

按黃本千字誤移於北字上吳本改而名曰闐風正之項本誤為干字。今按戴與全同

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

崙宮其處有積金為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

臺五所玉樓十二其北戶出今按戴作山承淵山又有

墉城金臺玉樓相似如一淵精之闕光碧之堂瓊

華之室紫翠丹房錦雲燭日一本作景燭日暉。今按戴亦作景燭日

暉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宗上

通璿璣今按戴作旋機元氣流布五常玉衡理九天而調

陰陽今按此十一字戴作玉衡常理順九天而調陰陽品物羣生希奇特

出皆在於此天人濟濟不可具紀今按下狹上廣至此趙本訛在

皆往來也下張華敘東方朔神異經曰上全據十洲記訂正戴本依之其北海外又

有鍾山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合今按戴趙作舍天

帝君所今按戴作居治處也按本文作天帝君住處。此重校本考東方

朔之言及經五萬里之文難言浮今按戴作佛圖調康

泰之今按戴有傳字是矣六合之內水澤之藏大非為巨

小非為細存非為有隱非為無其所苞者廣矣於

中同名異域稱為相亂亦不為寡至如東海方丈

亦有崑崙之稱西洲銅柱又有九府之治

東方朔十洲記曰方丈在東海中央東西南北岸相

去正等方丈面各五千里上專是羣龍所聚有金玉

琉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處羣仙不欲升天者皆往
 來也張華敘東方朔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
 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員周如削下有迴屋仙
 人九府治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
 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一今按戴無此字萬九千
 里西王母歲登翼上之東王公也故其柱銘曰崑崙
 銅柱其高入天員周如削膚體美焉其鳥銘曰有鳥
 希有緣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
 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唯會益工遁甲開山
 圖曰五龍見教天王被跡望在無外柱州崑崙山上

榮氏注云五龍治在五方為五行神按五行神諸本皆脫去五字

今按戴亦依增五龍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為十二部

法五龍之跡行無為之化天下仙聖治在柱州崑崙

山上無外之山在崑崙東南一今按戴無此字萬二千里五

龍天王皆出此中為十二時神也山海經曰崑崙之

邱實惟帝之下都其神陸吾是司天之九部及帝之

圖時按圖或作四今按趙本作四

然六合之內其苞遠矣幽致沖妙難本以情萬像

遐淵朱謀埠曰此下舊有渾字疑贅今按戴亦芟渾字思絕根尋自不登

兩龍於雲轍騁八駿於龜途等軒轅之訪百靈方

大禹之集會計儒墨之說孰使辯哉

按周嬰曰崑

北阪恆水出西北隅恆繞西域達於大秦河入中
 國注於東海河流小渚絕不通波善長敘恆於河
 之下蓋因崑崙而及之乎若其括地脈川紉奇甄
 異六合之外宛在目前三竺之流如潏足下神州
 地志斯為最環矣然皆躡法顯之行蹤想恆流亦
 泗洑其間水陸未辨道里難明計所差池厥類亦
 衆予為兩較之法顯傳云渡新頭河至毘荼國
 東南行八十里由延之法顯傳云渡新頭河至毘荼國
 延到僧迦施國又東南行七由延到阿梨林又東南
 城接恆水渡恆水南行三由延到阿梨林又東南
 行十由延到沙祇又南行八由延到舍衛城又東南
 南行十二由延到那由延到藍莫又東行十九由
 迦維羅衛又東行五由延到藍莫又東行十九由
 延到拘夷那竭又東行五由延到藍莫又東行十九由
 四由延到五河口又東行五由延到藍莫又東行十九由
 邑從此東南行九由延到藍莫又東行十九由
 延到王舍城從此西行四由延到藍莫又東行十九由
 行二十里到六年樹從此還向巴連弗邑此皆顯

踰原越陽瞻曦晷以遐徂尋途投屏觸風塵而備
 歷者也水經注因之乃日新頭河逕中天竺毗荼
 國又逕摩頭羅渾流恆水恆東南流逕拘夷那
 竭國又東逕毗舍利城又東南流逕僧伽施又東
 逕羅賓繞夷又東逕藍莫恆水又東南逕迦維
 羅衛北又東逕藍莫恆水又東南逕迦維羅
 山又西逕王舍新城又西逕伽耶城南二十里到
 六年樹法顯從此東南行還向巴連弗邑皆以原
 野之遄征為渡流之所屬焉且拘夷毗舍在藍莫
 左水經注乃居伽施之西舍衛毗伽去迦維北劣
 一由延恆水若南必施之西舍衛毗伽去迦維北劣
 過沙河經烏菴佛足跡曬衣石即得陀衛尸羅國
 水經注乃置葱嶺之東黃河之所逕凡地皆與法
 顯傳大致相違若夫顯東河之涉所約各幾由延
 者其中定多塊異直為不能具述善長亦失網羅
 都無補綴但改云恆水東南流耳恆水又東逕耳
 佳麗僧城敘多支恆水東南流耳恆水又東逕耳
 遙一而言便畢不令好古之士恨作極寂寥千里而
 顯從六年樹還巴連弗邑順恆水西下至曠野波

羅柰蓋循西岸行也又還巴連弗邑順恆水東行得瞻婆梨帝蓋沿東澗去也此邑恆水下流左右諸國盡此矣水經注乃先於巴連弗處云恆水又東南逕小孤石山又西逕王舍伽耶廣袤計之安得有兩恆河乎是知縱翰畧記者忘準之地道快意成書者罔研乎舊史予今證其諸長拾其一短俾積璧崑圃一片是衛武之圭濯錦蜀流數尺乃楚邱之服若曰鴻致自有所指歸細趣不足以擊難立言之旨吾亦烏乎測之哉○黃宗羲曰河水篇首咸引恆曲不根之說其於川瀆何當斯所以為六朝人之書○按是條本不足錄善長好奇周氏又好奇與以詰難不若黃說之正當也姑采諸家同異附之以為開卷之資

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按今

戴無此七字

山海經曰河水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

導積石山

按諸本皆有誤脫今以山經本文改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

南羌中余考羣書咸言河出崑崙重源潛發淪於蒲

昌出於海水故洛書曰河自崑崙出於重野謂此矣

按所引洛書亦緯文○此重校本逕積石而為中國河故成公子安

大河賦曰覽百川之弘壯莫尚美於黃河潛崑崙之

峻極出積石之嵯峨釋氏西域傳曰河自蒲昌潛行

地下南出積石而經文在此似如不比積石宜在蒲

昌海下矣

按通典曰水經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一千里河水出其東

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於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

山下有石門又南入葱嶺山又從葱嶺出而東北流

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所出河合又東

注蒲昌海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又東過

隴西河關縣北所云河出崑崙山者宜出於禹本記
 山海經所云南入葱嶺及出于闐南山者出於漢書
 西域傳而酈道元卻不詳正所注河之發源亦引禹
 紀山經釋法明游天竺記釋氏西域記所注南入葱
 嶺一源出于闐南山合流入蒲昌海雖約漢書亦不
 尋究又水經云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然後
 南流入葱嶺據此則積石山當在葱嶺之北又云入
 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竝今郡地也夫山水地形
 固有定體自葱嶺于闐之東敦煌張掖之間華人數
 往非小從後漢至唐圖籍相承注記不絕大積互數
 千里未聞有桑田碧海之變陵遷谷移之談此處豈
 有河流纂集者不詳斯甚又按禹導河積石者堯時
 洪水下民昏墊禹所開決本救人患積石之西砂鹵
 之地河流小地勢復高不為人患不費疏鑿以此施
 功發跡自積石山而東則今西平郡龍支縣界山是
 也固無禹理水之功自葱嶺之北其本紀灼然荒唐
 撰經者取為準的班固云言九州山川者尚書近之
 矣誠為愜當其漢書西域傳云河水一源出葱嶺一
 源出于闐合流東注蒲昌海皆以潛流地出南出積
 石為中國河云比禹紀山海經猶較附近終是紙繆

按此宜唯憑張騫使大夏見兩道水從葱嶺于闐合
 流入蒲昌海其于闐出美玉所以騫傳遂云窮河源
 也按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山疑所謂古圖書即
 禹本紀以于闐山出玉乃謂之崑崙山即所謂古圖書
 河也窮究諸說悉皆謬誤孟堅又以禹貢所謂導河自
 積石遂疑潛流從此方出且漢時羣羌種類雖多不
 相統一未為強國漢家或未曾遣使詣西南羌中或
 未知自有河也甯有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
 北流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
 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又按尙
 書云織皮崑崙析支渠叟西南戎即敘又范曄後漢書
 云西羌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於賜支積漢書曰河
 關西千餘里河曲羗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
 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亦
 非謬而不謂河之本源乃引葱嶺于闐之河謂從蒲
 昌海伏流數千里至積石方出斯又班生之所謂未詳
 也佑以水經備書當代人多不知觀或有好事者於
 諸書中見有引據謂其審正此殊未之精也○胡涓
 昧考諸家之說辯于古說舛是故曲折言之○胡涓
 曰水經敘河水西源較漢書尤為明備唯是積石一

山錯簡在渤海之下葱嶺之上遂來後人之彈射而
 不知此非本文乃庸妄人所竄易也彼見山海經云
 河出渤海西北入積石遂也此經外之海為渤海入
 不知渤海之亦名蒲昌海也彼見此經云河東入
 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遂謂積石與敦煌接殊不
 澤近故移積石於渤海下使河關以西皆羌中地河
 三郡界中實無河也蓋漢書河關以南皆羌中地河
 水所經人莫得觀也聊假三郡之南以為纂集之真謂
 河自鹽澤東流入玉門也杜佑不察以為纂集之真謂
 詳固其宜矣若道元之注唯引釋氏怪誕之說甚覺
 無謂其餘補闕正謬甚多杜并詆之豈通論哉○按
 杜氏之譏水經誠有過者胡氏欲為水經開卷護法而
 為後人錯簡以愚考之則亦非也水經開卷護法而
 引山經蓋以河水緣起葱嶺而非後人所竄易也但
 卷數語之釋文此其行文者則可怪也詳見萬氏說
 其所引山經亦有甚同者則崑崙之東北以行其北
 中○萬斯同曰山經謂東南入崑崙於渤海山積石之
 西南入於渤海水冒以西流南入於渤海山積石之
 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南入於渤海山積石之
 元竟不能辯孰謂此書為不刊之定論者况河自鹽

澤而下皆東流也

水經注第一終

後學王梓材錄董沛重校

水經注第二

范陽酈道元注

鄞全祖望校

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兵備道無錫薛福成校刊

河水二今按重校本此下引漢書地理志云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

行塞外東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但放水經諸水見於漢志者綦多僅

錄此一與全書體例不符反嫌挂漏不如芟之

河水今按戴無又南入葱嶺山而按經文例不復出水名

故河水又南入葱嶺者欲敘河水之重源故也其後又

曰河水又過高唐縣東者以上分敘屯氏河瓠子河漯

出也○今按此下戴有又從葱嶺出而東北流九字

河水重源有三非惟二也按唯諸本誤作爲今依胡

一源西出捐毒之國按捐毒舊本誤作身毒胡渭曰

全交水經注 卷二 河水二

都護治所入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葱嶺屬西上
嶺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百里北與烏孫接先
儒以為即身毒非也張騫曰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
千里去蜀不遠今捐毒在大夏東北豈可溷而為一
乎胡渭之說甚覈然觀吳中沈氏本元作捐毒必
出自宋槧故不錯也○今按趙作身毒戴依全改葱
嶺之上

西去休循二百餘里皆故塞種也南屬葱嶺高千
里西河舊事曰葱嶺在敦煌西八千里其山高
大上生葱故曰葱嶺也

河源潛發其嶺分為二水一水西徑休循國南
在葱嶺西郭義恭廣志曰休循國居葱嶺其山多
大葱

又逕難兜國北

北接休循西南去罽賓國三百四十里

河水又西逕罽賓國北今按此九字改經為注戴趙同

月氏之破塞王南君罽賓治循鮮城土地平和無
所不有金銀珍寶異畜奇物踰於中夏大國也山
嶽有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人畜同
然

河水又西逕月氏國南今按此九字改經為注戴趙同

治監氏城其俗與安息同匈奴冒頓單于破月氏
殺其王以頭為飲器國遂分遠過大宛西居大夏

為大月氏其餘小眾不能去者共保南山羌中號

小月氏故有大月氏小月氏之名也

又西逕安息國南按諸本皆脫去國字○今按此七字改經為注戴趙同

城臨媯水按通典曰媯水名鳥兜河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有

商賈車船行旁國畫革旁行按畫漢書本文作書但下有書字則畫字

為為書記也謝朓申曰元本此下接空須菩提至與子合同乃錯簡今改正於又西逕

陀衛國注或云縣鉢虛下○此重校本

河水與蜺羅跂禰水同注雷翁海今按此十三字改經為注戴趙同

釋氏西域記曰蜺羅跂禰出阿耨達山之西北按舊本以

西字置之上今依趙琦美本改○梓材按趙本引全氏曰之北猶言如北蓋前校語也○今按戴作出阿

釋達山之北西字屬下句趙逕于闐國漢書西域傳

依全前校語西字在之字上逕于闐國漢書西域傳

曰于闐以西水皆西流注於西海今按戴本以又西

逕四大塔北今按此七字改經為注戴趙同

釋法顯所謂刹尸國按刹一本作糺○漢言截頭今按戴趙均作糺

也佛為菩薩時以頭施人故因名國國東有投身

餒餓虎處按餒一本作餓○皆起塔今按戴本亦作餓

又西逕憐陀衛國北按諸本皆脫憐字○今按此八字改經為注戴趙同

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邑佛為菩薩時亦於此國

以眼施人其處亦起大塔又有弗樓沙國按弗舊本誤作

佛○今按戴依全改天帝釋變為牧牛小兒聚土為佛塔法

王因而成大塔所謂四大塔也法顯傳曰國有佛鉢月氏王大興兵眾來伐此國欲持鉢去置鉢象上象不能進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進王知鉢緣未至趙琦美據本傳作王知與鉢無緣。此重校本於是起塔留鉢供養鉢容二斗雜色而黑多四際分明厚可二分甚光澤貧人以少華投中便滿富人以多華供養正復百千萬斛終亦不滿佛圖調曰按諸本皆脫調字。今按佛鉢青玉也受三斗許彼國寶之供養時願終日香華不滿則如言願一把滿則亦便如言又按道人竺法維所說佛鉢在大月支國起浮

圖高三十丈七層鉢處第二層金絡絡鏤縣鉢鉢是青石或云縣鉢虛謝兆申曰此下有四百三字錯簡於畫革旁行句之下今改正。今按空須菩提置鉢在金机上按机黃省戴趙亦依改。此重校本佛一足跡與鉢共在一處國王臣民悉持梵香七寶璧玉供養塔跡佛牙袈裟頂相舍利悉在大弗樓沙國

釋氏西域記曰犍陀越王城西北按犍一本作捷孫潛何焯亦並言當作犍。今按有鉢吐羅越城佛袈裟王城也東有寺重復尋川水西北十里有河步羅龍淵佛到淵上浣衣處按諸本皆脫淵字。今按戴趙均依全增浣石尚存其水至安息注

雷翥海又曰犍陀越西西海中有安息國竺芝扶南
記曰安息國去私訶條國二萬里國土臨海上即漢
書天竺安息國也戶近百萬最大國也漢書西域傳
又云犁今按戴作梨軒條支臨西海長老傳聞條支有弱
水西王母亦未嘗見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
日所入也按一木作西行可月餘或河水所通西海
矣故涼土異物志曰葱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
東為河源禹紀所云崑崙者焉張騫使大宛而窮河
源謂極於此而不達於崑崙者也河水自葱嶺分源
東逕伽今按戴作迦舍羅國釋氏西域記曰有國名伽舍

羅逝此國狹小而總萬國之要道無不由城南有水
東北流出羅逝西山山即葱嶺也逕岐沙谷出谷分
為二水一水東流逕無雷國北

治盧城其俗與西夜子合同按諸本誤移其字於與字下。今按戴趙

又東流逕依耐國北

去無雷五百四十里俗同子合

又東流逕蒲犁國北今按戴本又上增河水二字無流字

治蒲犁谷北去疏勒五百五十里俗與子合同

河水又東逕皮山國北今按此九字改經為注戴趙同

治皮山城西北去莎車三百八十里

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今按戴有河合按

戴有東注蒲昌海

河水又東與于闐河合

按諸本或將此條經文二十一字并此句注文誤連上條

注末或又誤以此句連寫作經惟王氏南海所引不錯。今按戴趙均依全改南源導于闐

南山俗謂之仇摩置自置北流逕于闐國北

治西城

按城黃本誤作域吳本改

土多玉石西去皮山三百八

十里東去陽關五千餘里釋法顯自烏帝

按佛國記作偽

亦作偽夷

西南行路中無人民沙行艱難所逕

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達于闐其國殷

庶民篤信多大乘學威儀齊整器鉢無聲南城一

今按戴

無此字十五里

何焯曰南城當作城南。今按戴趙俱作城南

有利刹寺

中有石鞞石上有足跡彼俗言是辟支佛跡法顯

所不傳疑非佛跡也

又西北流注於河

今按此七字改經為注戴趙同

即經所謂北注葱

嶺河也南河又東逕于闐國北

今按此九字改釋氏經為注戴趙同

西域記曰河水東流三千里至于闐屈東北流者也

漢書西域傳曰于闐已東水皆東流南河又東北逕

扞彌國北

扞音烏。今按此十字改經為注戴趙同

治扞彌城西去于闐三百九十里

南河又東逕精絕國北

西去扞彌四百六十里

南河又東逕且末國北

今按此九字改經為注戴趙同

又東右會阿

耨達大水釋氏西域記曰阿耨達山西北有大水北

流注牢蘭海者也其水北流逕且末南山又北逕且

末城西

國治且末城西通精絕二千里東去鄯善七百二

十里種五穀其俗略與漢同

孫潛曰其諸本誤作兵。今按戴亦依改

又曰且末河東北流逕且末北又流而左會南河會

流東逝通為注賓

今按戴作濱下同

河注賓河又東逕鄯善

國北

治伊循城故樓蘭之地也樓蘭王不恭於漢元鳳

四年霍光遣平樂監傅介子刺殺之更立後王漢

又立其前王質子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

百官祖道橫門王自請天子曰

按諸本皆脫去曰字。今按戴趙依

全身在漢久恐為前王子所害國有伊循城土地

肥美願遣將屯田積粟令得依威重

按諸本皆脫去威字。今

按戴趙

遂置田以鎮撫之敦煌索勸字彥義有方

略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將酒泉敦煌兵千人

按諸本皆脫將字。今按戴趙依全增

至樓蘭屯田起白屋召鄯善

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注賓河河斷之日水

奮勢激波凌冒隄勒厲聲曰王尊建節河隄不溢

王霸精誠呼沱不流水德神明按諸本皆脫神字

增古今一也勸躬禱祀水猶未滅乃列陣被仗鼓

譟謹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滅灌浸沃衍

胡人稱神大田三年積粟百萬威服外國按此是

而范史袁紀俱不載故何焯疑之予直以為誣范

袁於西域事不為不詳索勸之功如此即無專傳

不應竟不見於他紀傳中況貳師者以李廣利征

大宛欲破其貳師城而因以名之也廣利沒後終

西京之世未嘗復有任貳師將軍者東京安得復

置之乎屯田樓蘭而以大宛之地名其官則妄矣

且將軍官尊豈刺史所得表行皆燕說也

其水東注澤澤在樓蘭國北扞泥城

其俗謂之東故城去陽關千三百里按漢書作千

按戴趙均西北去烏壘千七百五十里按漢書作

改三為六今按戴至墨山國千八百六十五里按

趙均改入十五今按戴山國漢書通典皆脫墨字師古注漢書因為之辭

曰此國山居不為城治也然道元則下文明曰治

墨山城矣是漢西北去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土地

沙鹵少田仰穀旁國國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

草國在東垂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

糧迎送漢使故彼俗謂是海今按戴為牢蘭海也

釋氏西域記曰南河自于闐東於今按趙北三千里

至鄯善入牢蘭海者也北河自岐沙東分南河即釋

氏西域記所謂二支北流逕屈茨烏夷禪善入牢蘭

海者也何焯曰禪鄯通北河又東北流分爲二水枝流出焉

北河自疏勒逕流南河之北今按此二十五字釋氏改經爲注戴趙同

西域記曰諸本皆作漢書西域傳曰不可曉按下文原有引漢書西域傳語妄男子遂合并爲

一孫汝澄疑之是也而不知下文漢書西域傳曰葱嶺日六字之被芟。今按戴作漢書西域傳曰

以東南北有山相距千餘里東西六千里河出其中

暨於溫宿之南左合枝水今按戴本重枝水二字上承北河於

疏勒之東西北流逕疏勒國南又東北與疏勒北山

水合水出北谿東南流逕疏勒城下

漢書西域傳曰按以下三句是引漢書故當有此句不然則何以復出釋氏西域記

日之文。今南去莎車五百六十里有市列西當按戴無此句

大月氏大宛康居道釋氏西域記曰國有佛浴牀

赤真檀木作之方四尺王於宮中供養漢永平十

八年耿恭以戊己校尉爲匈奴左鹿蠡王所逼恭

以此城側澗旁水自金蒲遷居此城匈奴又來攻

之壅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深一十五丈不得水

吏士渴乏竿馬糞汁飲之恭乃仰天歎曰昔貳師

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整

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之有頃水泉奔出衆稱

萬歲乃揚水以示之虜以為神遂即引去後車師
 叛與匈奴攻恭食盡窮困乃煮鐵弩食其筋革恭
 與士卒同生死咸無二心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
 求救建初元年明帝納司徒鮑昱之言沈炳異曰建初乃章帝年號非明帝也。梓材按重校本引此又云其事則明帝也。今按戴本徑改明帝為章帝。遣
 兵救之至柳中以校尉關寵分兵入高昌壁攻交
 河城車師降遣恭軍吏范羌將兵二千人迎恭遇
 大雪文餘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大恐羌逕呼曰
按逕范史作遙。今按戴趙均徑改為遙。我范羌也城中皆稱萬歲開
 門相持涕泣尚有二十六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

相依而還

北河又東逕莎車國南今按此九字改經為注戴趙同戴又改北為枝

治莎車城西南去蒲犁七百四十里漢武帝開西

域屯田於此有鐵山出青玉

北河又東逕溫宿國南今按此九字改經為注戴趙同戴又改北為枝

治溫宿城土地物類與鄯善同北至烏孫赤谷六

百一十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於此枝河右入

北河

北河又東逕姑墨國南人按南入二字為句自誤本以此句為經而入字屬下文為句可一笑也。今按此九字改經為注戴趙同戴又芟入字。姑墨

川水注之水導姑墨西北歷赤沙山東南流逕姑墨

國西

治南城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

趙一清曰諸本皆脫南城二字則治

字無著今以漢書西域傳校增梓材按此自重校本錄入今趙本所無○今按南城二字戴亦依增土出銅鐵及雌黃

其水又東南流右注北波河

按北波河之波一作陂見漢書謂北循河也波

音陂義翻○今按戴改為北河下句重北河二字

又東逕龜茲國南又東左

合龜茲川水有二源西源出北大山南

釋氏西域記曰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則火光晝

日但煙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鐵恆充三十六國

用故郭義恭廣志曰龜茲能鑄冶

按通典引隋西域圖曰白山一

名阿羯山常有火及煙即出礪砂處也。此重校本

其水南流逕赤沙山

釋氏西域記曰國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離大

清淨

又出山東南流枝水左派焉又出南水流三分右二

水俱東南流注此

今按戴趙均作北

河又無此字

東川水逕

龜茲東北

按諸本皆脫逕字今按戴本逕作北

歷赤沙積梨南流

按本皆脫歷字。今按戴趙均依全增枝水右出西南入龜茲城

音邱茨也

按邱一本作屈。趙本引全氏曰四字注中注

故延城矣按通典曰

延城今名伊邏盧城。此重校本。西去姑墨六百七十里

川水又東南流逕於輪臺之東也

昔漢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於此搜粟都尉

桑弘羊奏言故輪臺以東地廣饒水草可溉田五

千頃以上梓材按舊本作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趙氏朱箋刊誤云全校改有為可。今按

戴依全改其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收穫與

中國同時匈奴弱不敢近西域於是徙莎車相去

千餘里即是臺也

其水又東南流右會西川枝水水有二源俱受西川

東流逕龜茲城南合為一水

水間有故城蓋屯校所守也

其水東南注東川東川水又東南逕烏壘國南

治烏壘城西去龜茲三百五十里東去玉門陽關

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

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漢使持節鄭吉并護北

道故號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也

其水又東南注大河大河又東右會敦薨之水其水

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

在匈奴之西烏孫之東

山海經曰敦薨之山今按趙無此四字敦薨之水出焉而西

流注於勃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者也二

源俱道西源東流分爲二水今按此下戴有左水二字西南流出

於焉耆之西逕今按趙作經流焉耆之野屈而東南流出

於敦薨之渚右水東南流又分爲二左右焉耆之國

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治員渠城西去烏壘

四百里

南會兩水同注敦薨之浦東源東南流分爲二水但

今按戴無此字澗瀾雙引洪湍濬發俱東南流逕出焉耆之

東導于危須國西按國諸本皆誤作城。今按戴趙並依全改

國治危須城西去焉耆百里

又東南流注今按戴作注流於敦薨之藪川流所積潭水斯

漲按潭諸本誤作渾今從孫潛本改。今按戴趙並依改溢而今按趙作流爲海

史記曰焉耆近海多魚鳥東北隔大山與車師何焯

曰俗本稱國字今刪接

敦薨之水自西海逕尉犁國

國治尉犁城西去都護治所三百里北去焉耆百

里

其水又西出沙山鐵關谷又西南流逕連城引注裂

以爲田按引諸本誤作別。今按戴亦作別

桑弘羊曰臣愚以爲連城以西可遣屯田以威西

國卽此處也

其水又屈而南逕渠犁國西故史記曰西有大河卽斯水也又東南流逕渠犁國

治渠犁城西北去烏壘三百三十里漢武帝通西

域屯渠犁卽此處也南與精絕接東北與尉犁接

又南流注於河山海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於泐澤

蓋亂河流自西南注也河水又東逕墨山國南

治墨山城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

河水又東逕注賓城南又東逕樓蘭城南而東注今按

此十九字改經為注戴趙同

蓋瓊田土所屯故城禪國名耳

按瓊田土者卽屯田卒也諸本誤作

發田土便不可曉禪擅通。今按戴趙並依改

河水又東注於泐澤今按此入字改卽經所謂蒲昌

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

龍城故姜賴之虛胡之大國也蒲昌海溢盪覆其

國城基尙存而至大按大諸本皆誤作元孫晨發

西門暮達東門滄其崖岸梓材按舊本作滄其岸

氏云岸當作崖岸餘溜風吹稍成龍形四面向

海因名龍城地廣千里皆爲鹽而剛堅也按太平御覽所

引涼州異物志云姜賴之虛今稱龍城恆溪無道以感天庭上帝赫怒海溢盪傾剛鹵千里蒺藜之

形其下有鹽累碁而生 行人所逕畜產皆布氊臥

即此事也。此重校本 之掘發其下有

大鹽方如巨枕以次相累類霧起

雲浮

按起諸本皆誤作氣今從姜宸英本。今按戴亦依改

寡見星日少禽

多鬼怪

西接鄯善東連三沙為海之北隘矣故蒲昌亦有鹽

澤之稱也山海經曰不周之山北望諸毗之山臨彼

岳崇之山東望泐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

者也

東去玉門陽關一今按戴無此字 千三百里

按郭注作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與廣袤三百里

今按戴作廣輪四百里

其水澄渟冬夏不減其中洞湍電轉為隱淪之脈當

其澗流之上飛禽奮翮於霄中者無不墜於淵波矣

即河水之所潛而出於積石也

按胡渭曰第一卷末予以為不然已見前

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

河自蒲昌有隱淪之證並開關入塞之始自此經當

求實致也河水重源又發於西塞之外出於積石之

山山海經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

今按戴無此字流是山也萬物無不有焉

今按戴無此字 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

山在西羌之中燒當所居也延熹二年西羌燒當
犯塞護羌校尉段熲討之追出塞至積石山斬首
而還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于河首左
右居也按左誤作在依孫潛改
河水屈而東北流逕於今按戴趙並依改析支之地是為河曲
矣

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
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

東北逕今按戴無此字歷敦煌酒泉張掖南
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敦煌酒泉其水甘若酒味故

也張掖言張國臂掖以威羌狄說文曰郡制天子
地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曰上大
夫縣下大夫郡至秦始置三十六郡以監縣矣從
邑君聲釋名曰郡羣也人所羣聚也黃義仲十三
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
也郡守專權君臣之禮彌崇今郡守君在其左邑
在其右君為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於君謂之郡
漢官曰何焯曰隋志有漢官漢官儀二書不可妄加儀字秦用李斯議分
天下為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
或以舊邑長沙丹揚今按戴作陽趙作楊是也或以山陵太

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出

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雁

門雁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禹合諸侯大計東治

之山會計國名會稽是也按元文曰大計東治之

有譌○趙本引全氏校語又曰東治之名更在會稽之後蓋自區治死始有之仲瑗反以為古地名亦誤也○今按戴本徑更

會計二字而改國為因字

河逕其南而纏絡遠矣河水又東自河曲逕西海郡

南按東自諸本誤作自東依胡渭改○今按此十二字改經為注戴趙同惟戴改河水自河曲又東逕

漢平帝時王莽秉政欲耀威德以服遠方諷羌獻

西海之地置西海郡而築五縣焉按五縣謂修遠

順磔也○趙本引全氏校語周海亭燧相望莽篡政紛亂郡亦

棄廢按莽傳居攝二年西羌怨莽奪其地攻走西海太守程永

河水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今按此十五字改經為注

戴趙同

羌迷唐鍾存所居也永元五年按五年黃本誤貫

友代聶尙為護羌校尉攻迷唐斬獲八百餘級收

其熟麥數萬斛於逢留河上築城以盛麥且作大

船於河峽梓材按舊本作其作大船於河峽趙氏朱箋刊誤云其全氏校改且○今按戴

亦依作橋渡兵迷唐遂遠依河曲永元九年按九年或

作元年或作八年惟吳本是○今按戴趙並依改九年迷唐復與鍾存東寇

而還十年謁者王信耿譚西擊迷唐降之詔聽還

大小榆谷迷唐今按趙有以今按戴種人二字漢造河橋兵

來無時故地不可居復叛居河曲與羌為讎種人

與官兵擊之九川按本傳與迷唐讐者累姐二字去迷

唐數十里營止遣輕兵挑戰因引還迷唐追之至

營因戰迷唐敗走於是四海及大小榆谷無復聚

落諭麋相曹鳳上言建武以來西戎數犯法常從

燒當種起按起一作發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

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與諸種相傍按一本無內字○此重校

本南得鍾存以廣其眾北阻大河因以為固又有

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水今按戴趙均作河以廣田畜故

能疆大常雄諸種今黨援沮壞親屬離叛其餘勝

兵不過數百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

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殖穀富邊省轉輸

之役上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遂開屯今按趙無此字田

二十七部列田夾河與建威相首尾後羌反遂罷

按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水上作橋謂之河厲長

一今按戴無此字百五十步兩岸累石作基陸節節相次

大木從橫更鎮壓兩邊往來按往諸本誤作俱依沈炳巽改○今按戴

改往來相去三丈並大材以板橫次之施鉤欄甚
作俱平

嚴飾橋在清水川東也

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洮水從東南來流注之
注中澆水知經文洮字乃傳寫之誤胡渭本因之改洮
為澆何焯疑之然未有以折其謬也蓋自經注紊淆此
條經文洮水入河而第十六條又有洮水入河則是
二洮水矣胡渭因改此之洮水以避之而不知惟此條
是經文以下十五條皆注則正是沙州一帶水道之通名濫
別有一洮水也若澆水則別有澆水也故善長並不言
水澆源何山其入河在何地安得別標一澆水乎說文
其澆源也可知漢時並非水名至晉末始有澆水之名
曰澆水也胡渭畢生治水經乃於大河入塞所會第一水便成
錯巨

河水又今按戴逕沙州北

段國曰澆河西南一今按戴無此字百七十里有黃沙沙

南北一今按戴無此字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西極大楊

川望黃沙猶若人委干糶於地朱謀埠曰干御覽

焯曰古字通此重校都不生草木蕩然黃沙周

迴數百里沙州於是取號焉地理志曰漢宣帝神

爵二年置河關縣施廷樞曰水經全用後漢地名

上曲陽之稱中山亦其證齊召南曰宣帝神爵二

年置今本漢志在破羌縣下豈誤移與抑俱有此

文而一存一脫與按善長於破羌縣下亦有此語

而所引是應劭曰則知此語為漢志河關縣之本

注而應劭又并注之破羌縣下者也今本漢志於

河關之屬隴西而後漢故其稱河關亦曰隴西也

謂山經亦成於後漢故其稱河關亦曰隴西也

此重蓋取河之關塞也風俗通曰百里曰同總名

校本為縣縣玄也首也從系倒首與縣今按此二字戴作舉首易

偏矣言當玄靜平徭役也釋名又曰縣懸也懸於

郡矣黃義仲十三州記曰縣弦也弦以貞直言下

體之居鄰民之位沈炳異曰鄰當作臨不輕其誓施繩用法

不曲如弦聲近縣故以取名今系字在半也漢

高帝六年按六年諸本誤為元年○令天下縣邑

城張晏曰令各自築其城也

河水又東北流入西平郡界謝兆申曰西平諸本誤作西卑○今按戴趙均

依全左合二川南流入河又東北濟川水注之今按此二

十七字改經為注戴趙同水西南出濫瀆東北流入大谷謂之大

谷水北逕澆河城西南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澆

河故城北按又東諸本誤作東又○今按此十字

有二城東西角倚東北去西平二百二十里宋少

帝景平中拜吐谷渾阿豺為安西將軍澆河公即

此城也

河水又東北逕黃川城河水又東逕石城南左合北

谷水今按此二十二字改經為注戴趙同

昔段熲擊羌於石城投河墜坑而死者八百餘人

即於此也沈炳異曰本傳作千六百人

河水又東北逕黃河城南今按此十字改

西北去西平二百一十七里

河水又東北逕廣違城北按先司空公曰廣違疑當作廣威音同字異宇文蓋

取此城以又今按戴合烏頭川水今按此十六字改

水發遠川引納支津北逕城東而北流注于河河水

又東逕邯川城南今按此九字改城之左右歷谷有

二水導自北山南逕邯亭注于河按通典曰東西邯

氏云三當作二杜佑曰東西邯水趙氏朱箋刊誤引全

北逕臨津城西而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臨津城

北白土城南今按此十三字改

十三州志曰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按諸本

○今按戴趙城在大河之北而為緣河濟渡之地

並依全增按諸本地字改為處字下又添北字謬甚今以朱

本改○趙氏朱箋刊誤引全氏曰下北字是地字

之誤今以通鑑注所引校正之魏涼州刺史郭淮

○今按戴趙本仍以地為處破羌遮塞於白土

何焯曰淮為雍州非涼州也按依此改即此處矣

河水又東左會白土川水今按此十字改水出白土

城西北下胡三省曰漢左南津之白土城至晉置白

魏新平郡之白土城今按此十字改東南流逕白土城北

炳巽曰白土城今在西寧衛南

全宋水經注

卷二 河水二

三

又東南注于河河水又東北會兩川右合二水今按此十

二字改經為參差夾岸連襄今按戴負險相望

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山峯之上立石數百丈亭

亭桀豎競勢爭高遠望參參若攢圖之託霄上其

下層巖峭舉壁岸無階縣巖之中多石室焉室中

若有積卷矣而世士罕有津逮者按趙琦美據歸

造亦通。今因謂之積書巖巖堂之內每時見神

人往還矣蓋鴻衣羽裳之士練精餌食之夫耳俗

人不悟其仙者乃謂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復

因名之為唐述山按元和郡縣志曰積石山一名

允彝本指其堂密之居謂之唐述窟其懷道宗玄

之士皮冠淨髮之徒亦往棲託焉故秦州記曰河

峽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有

時亮窟高百丈廣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書五笥

按笥誤作字。今按亮南安人也

戴趙均依全更正下封有水按下封乃地名蓋下邳也有上邳則有下

下謬導自是山谿水南注河

謂之唐述水

河水又東逕野亭南先贈公曰逕諸本皆誤作得。趙氏朱箋刊誤引全氏曰先贈

公云得當作逕野亭是地名於例不得曰得。又東

北流歷研川謂之研川水又東北注于河謂之野城

今按戴口河水又東歷鳳林北
作亭
今按此入字改
經為注戴趙同

鳳林山名也五巒俱峙耆彥云昔有鳳鳥飛遊五

峯故山有斯目矣
按隋五代史志曰
枹罕縣有鳳林山

秦州記曰枹罕原北名鳳林川中則黃河東流也

河水又東與灘水合
今按此入字改
經為注戴趙同
水導源塞外羌

中故地理志曰其水出西塞外東北流歷野虜中逕

消銅城西又東逕河列城東
今按戴於東下有
北字逕下無河字

考地說無目蓋出自戎方矣

左合列水
按合諸本皆誤作右
今按戴趙竝依改
水出西北谿東北流

逕列城北又
今按戴作右趙
於又有東字
入灘水城居二水之會

也灘水又北逕可石孤城西

西戎之名也

又東北右合黑城谿水水出西北谿
今按戴
作山
下東南

流逕黑城南又東南枝水左出焉又東南入灘水
今按

戴重灘
水二字又東北逕榆城東榆城谿水注之水出素和

細越西北山下東流逕
今按趙
有於字
細越川

夷俗鄉名也

又東南出狄周峽東南右合黑城谿之枝津津水上

承谿水東北逕黑城東東北注之榆谿又東南逕榆

城南東北注灘水灘水又東北逕石門口按元和志

在鳳林縣北二十八里灘水西去縣二百步。此重校本

山高險峻今按趙無此字絕對岸若門故峽得厥名矣疑

即臯蘭山門也漢武帝元狩三年驃騎霍去病出

隴西至臯蘭應今按戴趙無此字下同謂是山之關塞也今按

戴趙有應漢書音義曰臯蘭應在隴西白石縣塞

外河名孟康曰山關名也今是山去河不遠故論

者疑目河山之間矣按何焯曰連用二應字可疑

康以為山名故善長曰疑目河山之間自師古之

注出而是山非河之說始定愚謂音義蓋亦不敢

灘水又東北臯蘭山水自山左右翼注灘水灘水又

東白石川水注之水出縣西北山下東南流枝津東

注焉白石川水又南逕白石城西而注灘水灘水又

東逕白石縣故城西

王莽更曰順磔

鬪鬪曰白石縣在狄道西北二百八十五里灘水逕

其北今灘水逕東南注之今按趙本無逕字戴本而

東作其無注之二字不出其北也灘水又東逕白石山北

應劭曰白石山在東

羅谿水注之水出西南山下東入灘水灘水又東左

合罕并南谿水今按趙無此字出罕并西東南流逕罕并

南今按戴有注之二字

十三州志曰廣大坂在枹罕西北罕并在焉昔慕

容吐谷渾自燕歷陰山西馳而創居於此

灑水又東逕枹罕縣故城南

應劭曰故罕羌侯邑也按師古以罕羌并羌為二種而并又有大并小并之分然則枹罕者中國之與罕羌相接地非竟屬罕羌地也細讀趙充國傳可見此重校本今按

戴改罕羌為枹罕十三州志曰枹罕縣在郡西二

趙改故字為枹字按枹罕前漢屬金城

百一十里按枹罕前漢屬金城灑水在城南門前東

過也

灑水又東北故城川水注之水有二源南源出西南

山下東北流逕金紐北嶺北按隋五代史志枹罕大夏縣有金紐山諸本誤

作金細趙氏朱箋刊誤引全氏云隋五代史志云枹罕郡大夏縣有金紐山細字誤也按太平寰宇記

金紐山在大夏縣西二十里亦有金紐城一號金柳

城前涼曾為金紐縣於其中今按戴改北嶺為大嶺

又東北逕一故城南又東北與北水會北源自西

南逕故城北右入南水亂流東北注灑水灑水又東

北左合白石川之枝津水上承白石川東逕白石城

北又東絕罕并谿又東逕枹罕城南又東入灑水灑

水又東北出峽北流注于河地理志曰灑水出白石

縣西塞外東至枹罕入河河水又逕左南城南今按此八

字改經為注戴趙同

十三州志曰石城西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者也

津亦取名焉

大河又東逕赤岸北今按此入字改經為注戴趙同

即河夾岸也秦州記曰枹罕有河夾岸岸廣四十

丈義熙中乞佛於此河上作飛橋橋高五十丈三

年乃就按乞佛乞伏也沈炳巽曰即今臨洮府河州西北赤岸戍

河水又東洮水注之今按此入字改經為注戴趙同地理志曰水出

塞外羌中沙州記曰洮水與墊江水俱出嶺臺山山

南即墊江源山東則洮水源山海經曰白水出蜀郭

景純注云從臨洮之西傾山東南流入漢而至墊江

故段國以為墊江水也洮水同出一山故知嶺臺西

傾之異名也洮水東北流逕吐谷渾中

吐谷渾者始是東燕慕容之枝庶因氏其字以為

首類之種號也故謂之野虜自洮嶺南北三百里

中地草徧是龍鬚而無樵柴

洮水又東北流逕洮陽會城北

沙州記曰嶺城東北三百里有會城城臨洮水者

也建初二年羌攻南部都尉於臨洮上遣行車騎

將軍馬防與長水校尉耿恭救之諸羌退聚洮陽

卽此也

洮水又東逕其今按戴作洪和山南

城在四山中

洮水又東逕迷和城北胡三省曰後魏時吐谷渾王伏連籌修泥和城卽迷和也

羌名也

又東逕甘枳亭趙一清曰望曲谷名今屬岷州衛

在臨洮西南去龍桑城二百里按諸本皆脫去臨洮二字以章懷後

漢書注補○今按戴趙並依增

洮水又東逕臨洮縣故城北

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見長人受黑玉書於斯

水上

洮水又東北流屈而逕索西城西

建初二年馬防耿恭從五谿祥檻谷出索西與羌

戰破之築索西城徙隴西南部都尉居之亦曰按今

此二字戴赤水城按諸本皆脫去亦曰二字隋五

作俗云吐谷渾大成四一在青水亦曰臨洮東

一在赤水一在澆水一在吐屈真川城也沙州記曰從東洮至西洮百三十里者也

洮水又屈而北逕龍桑城西而西北流

馬防以建初二年從安故五谿出龍桑開通舊路

者也俗名龍城

洮水又西北逕步和亭東步和川水注之水出西山

下東北流出山逕步和亭北東北注洮水洮水又北

出門峽歷求厥川求一作東。今按草塏今按戴川

水注之水出桑嵐西谿東流歷桑嵐川又東逕草塏

川北東入洮水洮水又北歷峽逕偏橋出夷始梁右

合草塏川水東南出今按趙石底嶺下嶺一作橫。○

作北歷草塏川按隋五代史志枹罕西北注洮水洮

水又東北逕龍今按戴桑城東又北會藍川水水源

出求厥今按趙川西北谿南流歷川今按戴無東北

流逕藍川歷水今按戴城北東入洮水洮水又北逕

外羌城西又北逕和博城東

城在山內

左合和博川川今按戴水出城西南山下東北逕和

博城南東北注於洮水洮水北逕安故縣故城西

地理志隴西之屬縣也十三州志曰縣在郡南四

十七里蓋延轉擊狄道安故五谿反羌大破之即

此也

洮水又北逕降今按戴無狄道故城西按本志無降

降隴縣同。梓材按重校本有此而已抹之

闕駟曰今日武始也洮水在城西北流今按趙作下

又北隴水注之即山海經所謂濫水也按隋五代史志澆河郡河

津縣有濫水郭氏山經注作檻水出烏鼠山西北高城嶺西逕隴底

今按戴其山崖崩落者聲聞數百里崖諸本皆誤作

作坻故楊雄稱響若坻頽是也又西北歷白石山下

地理志曰降狄道東有白石山

濫水又西北逕武階今按戴城南又西北逕降狄道

故城東

百官表曰縣有蠻夷謂之道有公主謂之邑按本表曰

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今善長鈔變制截頽不成文○今按戴

無有字公主下有所食二字應劭曰反舌左衽不與字謂之二字改作一曰字

華同須有譯言乃通也漢隴西郡治秦昭王二十

八年置應劭曰有隴坻在其東故曰隴西也神仙

傳曰封君達隴西人服鍊水銀年百歲視之如年

三十許騎青牛故號青牛道士王莽更郡縣之名

郡曰厭戎縣曰操虜也太平寰宇記曰晉惠帝改

○此重校本

昔馬援為隴西太守六年為狄道開渠引水種秔稻

而郡中樂業即此水也濫水又西北流注於洮水洮

水右合二水左會大夏川水按左黃木誤作右吳本

本改之○今按戴亦依改水出西山二源合舍而亂流逕金柳城

南按金柳亦屬金紐之譌蓋金細以畫近而此則以聲○趙校引全氏曰金柳亦金紐之轉音魏書地形志大夏縣有金柳城○
今按戴改柳為紐下同

十三州志曰大夏縣西有故金柳城去縣四十里本都尉治

又東北逕大夏縣故城南

地理志王莽之順夏晉書地道記曰縣有禹廟禹所出也

又東北出山注於洮水洮水又北翼帶三水亂流北

入河地理志曰洮水北至枹罕東入河是也按善長

關一帶之水而以洮水入河終之諸本皆仍轉鈔之謬分其注以為經遂得一十六條於是胡渭疑洮水

不宜再見反改經文河關縣下之洮水為澆水以避之其妄甚矣

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按允吾音鉛牙

金城郡治也漢昭帝始元六年置王莽之西海也

莽又更允吾為修遠縣

河水逕其南不在其北南今按趙有湟水出塞外東

逕西王母石室石釜西海鹽河北西海漢志作僊海古西與僊通又曰

鮮海即青海也故闕駟曰其西即湟水之源也地理志曰湟

水所出也無此字今按戴湟水又東南流逕龍夷城

故西零之地也十三州志曰城在臨羌新縣西三

百一十里王莽納西零之獻以為西海郡治此城

湟水又東南逕卑禾羌海北有鹽池闕駟曰縣西有卑河羌海者也世謂之青海

東去西平二百五十里

湟水東流逕湟中城北

故小月氏之地也十三州志曰西平張掖之間大月氏之別小月氏之國范曄後漢書曰湟中月氏胡者其王為匈奴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葱嶺其弱耆南入山從羌居止故受小月氏之名也胡三省曰自鹽池北東至允吾夾湟兩岸之地通謂之湟中其湟中城在西平張掖間若小月氏地謂之小湟中也後漢西羌傳曰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以奴隸

亡入三河

三河謂黃河賜支河湟河也

羌怪為神推以為豪河

湟之間多禽獸以射獵為事遂見敬信依者甚眾

其曾孫忍因留湟中為湟中羌也

沈炳巽曰善長引此文不甚了

然爰劍以被焚不死故羌神之又以教民田畜故羌敬信之不應節去

湟水又東右控四水導源四谿東北流注于湟湟水

又東逕赤城北而東入逕戎峽口右合羌水水出西

南山下逕護羌城東

故護羌校尉治

又東北逕臨羌城西東北流注于湟湟水又東逕臨

羌縣故城北

漢武帝元狩元年以封孫都為侯國

沈炳巽曰漢表乃封臨蔡

非臨羌其年元封非元狩按本表臨蔡屬河內非

縣名漢人不以河內地封列侯也。趙校引全氏

曰臨蔡漢表云屬河內當是鄉亭之名也。今按戴本徑改元封

王莽之監羌也

謂之綏戎城非也

按隋志西平郡化隆縣有

湟水又東盧谿水注之水出西南盧川

重校本東北流注于湟水湟水又東逕臨羌新縣

故城南關駟曰臨羌新縣在郡西百八十里湟水逕

城南也

城有東西門西北隅有子城

湟水又東右合溜谿伏溜石杜蠡四川東北流注之

左會臨羌谿水水發新縣西北東南流歷縣北東南

入湟水湟水又東龍駒川水注之水右出西南山下

東北流逕龍駒城北流注于湟水湟水又東長寧川

水注之水出松山東南流逕晉昌城晉昌川水注之

長寧水又東南養女川水注之水發養女北山有二

源皆長湍遠發南總一川逕養女山謂之養女川

關駟曰長寧亭北有養女嶺即浩疊山西平之北

山也

按御覽曰彼羌多禱而祈女。趙琦美本作浩疊之西西平之北山也

亂流出峽南逕長寧亭東

城有東西門東北隅有金城去

今按戴作在西平西北

四十里十三州志曰六十里遠矣

長寧水又東南與一水合水出西山東南流

沈炳巽曰此下

有水出南山四字羨文也。今按戴趙本此下有水南山三字

上有風伯祠春秋祭之

其水東南逕長寧亭南東入長寧水長寧水又東南

流注于湟水湟水又東牛心川水注之水出其南遠

山按其字孫潛本作西東北流逕牛心堆東按御覽

堆山。今按戴趙俱作西又北逕西平亭西東北入湟水湟水又東逕西

平城北

東城即故亭也漢景帝六年封隴西太守北地公

孫渾邪為侯國

沈炳巽曰史漢二表俱作平曲其子賀傳亦同乃東海屬縣按善長

固誤沈說亦未然也索隱曰表在高成則渤海之

地非東海也故太平寰宇記曰在霸州永清縣齊

召南曰東海一郡而有平曲縣二王莽改其一曰

平端其一曰端平顛倒其文然則疑一為平曲一

為曲平也惟曲平故善長誤以為西平耳其說亦

巧然漢表既曰高成則是渤海非東海當主樂史

之說。梓材按此魏黃初中立西平郡憑倚故亭

自重校本錄入

增築南西北三城以為郡治

湟水又東逕土樓南

樓北倚山原峯高三百尺有若削成樓下有神祠

彫牆故壁存焉闕駟曰西平亭北有土樓神祠者

也今在亭東北五里按隋志西平郡湟水有土樓山。此重校本

右則五泉注之泉發西平亭北雁次相綴東北流至
土樓南北入湟水湟水又東右合葱谷水水有四源
各出一谿亂流注於湟湟水又東逕東亭北東出漆
峽

山峽也

東流右則漆谷常谿注之左則甘夷川水入焉湟水
又東安夷川水注之水發遠山西北流今按趙控引
今按趙無此字衆川北屈逕安夷城西北東入湟水湟水又
東逕安夷縣故城

城有東西門去今按戴西平亭東七十里關駟曰

四十里

湟水又東左合宜春水水出東北宜春谿西南流至
于今按戴安夷今按戴南入湟水湟水又東勒且谿
水注之水出縣東南勒且谿北流逕安夷城東而北
入湟水湟水有勒且之名疑卽此號也關駟曰金城

河初與浩疊河合又與勒且河合者也朱謀璋曰范
勒姐姐湟水又東左合今按戴承流谷水南入石會

達扶東西二谿水參差北注亂流東出六谷山也按

谷山諸本顛倒誤改爲六山名趙一東流今按戴無
清改正。今按戴無六谷山也四字此二字
期頓雞谷三水北流注之又合今按戴吐那孤長門

兩川按諸本皆脫去又合二字朱謀璋曰刪當作那○今按戴趙均作那南流入湟水

今按戴本此下有六山名也四字湟水又東逕樂都城南東流右合

來谷乞斤今按趙有流字二水左會陽非流谿細谷三水東

逕破羌縣故城南

應劭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城省南門十三州志

曰湟水河在南門前東過

六谷水自南破羌川自北左右翼注湟水又東南逕

小晉興城北

故都尉治按齊召南曰宣帝神爵二年置金城屬國都尉而不知其治何地予謂當在破

羌縣蓋上年以辛武賢為破羌將軍至是始平羌而置破羌縣則都尉舍破羌安治哉及讀是注果

曰故都尉治信子億之中矣亟以告之召南闕駟曰允吾縣西四十里

有小晉興城也今按戴無此字

湟水又東與閣門河合即浩疊河也出西北今按戴趙無此

字塞外東入塞逕敦煌酒泉張掖南東南逕西平之

鮮谷塞尉故城南按鮮谷即所謂鮮水之谷與○此重校本又東南與湛

水合水有二源西水出白嶺下東源發於白岸谷合

為一川東南流至霧山注閣門河閣門河又東逕養

女北山東南左合南流川水今按戴重出北山南流

入於閣門河閣門河又東逕浩疊縣故城南

王莽改曰興武矣闕駟曰浩讀閣也故亦曰閣門

水兩兼其稱矣

又東流注於湟水故地理志曰浩疊水東至允吾入

湟水按師古曰疊者水流峽山又東今按戴於又東

逕允吾縣北為鄭伯津與澗水合水出令居縣西北

塞外南流逕其縣故城西

漢武帝元鼎二年置王莽之罕虜也

又南逕永登亭西歷黑石谷南流注鄭伯津湟水又

東逕允街縣故城南

漢宣帝神爵二年置王莽之修遠亭也

縣有龍泉出允街谷泉眼之中水文成交龍趙氏朱

云水文成交龍蛟全氏校或試撓破之尋平成龍畜

生將飲者皆畏避而走謂之龍泉下入湟水湟水又

東逕枝陽縣逆水注之按漢志謂之烏亭水出允吾

縣之參街谷東南流逕街亭城南又東南逕陽非亭

北又東南逕廣武城西

故廣武都尉治郭淮破叛羌治無戴於此處也三胡

省曰治城之西南二十許里水西有馬蹄谷漢武

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有角

為奇故漢賦今按戴趙無此字天馬之歌曰天馬

來兮歷無阜逕千里兮巡東道何焯曰阜草通巡

均改阜為草戴又改巡為循胡馬感北風之思遂頓羈絕絆驤

首而馳晨發京城食時今按戴無此字至敦煌北塞外長

鳴而去因名其處曰候馬亭今晉昌郡南及廣武

馬蹄谷盤石上馬跡若踐泥中有自然之形故其

俗號曰天馬徑夷人在邊效刻足有大小之跡體

狀不同視之便別

逆水又東逕枝陽縣故城南東南入於湟水地理志

曰逆水出允吾參街谷今按戴無此三字東至枝陽入湟河

而有湟水二字今按戴趙無此字又東流注於金城河即積石之黃

河也闕駟曰河至金城縣謂之金城河隨地為名也

釋氏西域記曰牢蘭海東伏流龍沙堆在屯皇東南

四百里阿步干鮮卑山阿步干乃鮮卑語今諸本乃

呼兄為阿步干慕容廆思其兄吐谷渾作阿干之歌

今蘭州之阿干峪阿干河阿干城阿干堡金人所置

阿干縣皆以阿干之歌得名阿干者阿步干之省文

也又沃干嶺亦阿干之轉音阿干水至今利民曰溥

惠渠即閤門水之北流入蘭州者屯皇即敦煌○梓

材按此自重校本錄入○今按戴趙均依全改阿

東流至金城為大河今按戴重出崑崙崑崙即阿耨

達山也按此二句疑衍河水又東逕石城南今按此八字改

謂之石城津

闕駟曰在金城西北矣

河水又東南逕金城縣故城北按朱之臣本以此十

二字為經文不知其

何所見是無能改於誤本之失而又從而增益之者。○今按戴趙均依全作注

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也漢書集注辭瓚

云金者取其堅固也故墨子有金城湯池之言矣

王莽之金屏也世本曰鯨作城風俗通曰城盛也

從土成聲管子曰內為之城今按戴重一城字外為之郭

郭外今按戴有為字之土開今按戴作閬池今按戴作地高則溝之

下則隄之此今按趙無命之曰金城四字

十三州志曰大河在金城北門東流有梁泉注之泉

出縣之南山

按耆舊言梁暉字始娥漢大將軍梁冀後冀誅入

羌後其祖父為羌所推為渠帥而居此城土荒民

亂暉將移居枹罕出頓此山為羣羌圍迫無水暉

以所執榆鞭豎地以青羊祈山神泉湧出榆木成

林按梁暉事誕妄。重校本又云太平寰宇記以為宇文周時事亦謬語也

其水自縣北流注于河也又東過榆中縣北今按此七字戴

趙俱作經當依

昔蒙恬為秦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按地理志曰

今按戴無此字金城郡之屬縣也故徐廣史記音義曰榆

中在金城即阮嗣宗勸進文所謂榆中以南者也

顧祖禹曰杜佑以為即大小榆谷又曰在五泉縣東俱誤也水經注次於允吾之東得之晉為金城

郡治魏為
建昌郡治

又東過天水北界

今按此七字戴趙俱作經當依

苑川水出勇士縣

之子城南山東北流歷此成川世謂之子城川又北

逕牧師苑

故漢牧苑之地也羌豪迷吾等萬餘人到襄武首

陽平襄勇士至此鈔

今按戴無至字此鈔二字乙

苑馬焚燒亭

驛即此處也又曰苑川水地為龍馬之沃土故馬

援請與田戶中分以自給也有東西二苑城相去

七今按戴有十字

里西城即乞佛所都也

按苑諸本皆誤作苑。今按趙

全作苑依

又北入于河也

又東北過武威媼圍縣東

今按戴作南

河水逕其界東北流縣西南有泉源東逕其縣南又

東北入河也

按胡三省曰禿髮傳檀之拒赫連其臣焦朗勸令從溫圍水北渡疑因媼圍縣

得名譌媼為溫也前此晉馬隆討涼州鮮卑渡溫水

則省文也後此拓跋伐沮渠李順謂自溫圍水至姑臧則又譌圍為圍矣是即善

又東北過天水勇士縣北

地理志曰蒲福也

朱謀璋曰漢志作滿福按蒲福是障名故都尉治焉非縣治也

本志作屬國都尉治蒲福則了然矣善長顛倒其

文一似勇士縣別名蒲福謬矣。今按戴趙俱作

福屬國都尉治王莽更名之曰紀德

卷二 河水二

七

水出縣山此句有脫文當云有水出縣西後漢西羌傳趙冲復追羌到建威鷓陰河章懷注曰

續漢志建威作武威鷓陰縣名屬安定後漢屬武威宋白曰即水經河水東北過勇士縣處也○趙本引

全氏校語○今按戴依世謂之二十八渡水東北流全徑改有水出縣西

谿澗縈曲途出其中逕二十八渡行者勤於溯涉故

因名焉北逕其縣而下注河又有赤暕川水南出赤

蒿谷北流逕赤暕川又北逕牛官川又北逕義城西

北北流歷三城川而北流注于河也按後漢書有鷓陰河在鷓陰縣

宋白曰即水經河水過勇士縣北處也今考二十八渡赤暕三城等川俱失所在大抵即鷓陰口一帶水也

又東北過安定北界麥田山

河水東北流逕安定祖厲縣故城西北今按此十五字改經為注

戴趙同

漢武帝元鼎五今按戴作三年幸雍遂踰隴登空同西

臨祖厲河而還即於此也王莽更名之曰鄉禮也

李斐曰音賴按祖厲音嗟賴祖從衣不從示其從示者乃阻聲今本多謬○趙本引全

氏曰漢書注李斐云祖厲音嗟賴

又東北祖厲川水注之水出祖厲南山北流逕祖厲

縣而西北流注于河水今按戴趙無此字河水又東北逕麥

田城西又北與麥田泉水合今按此十八字改經為注戴趙同水出

城西北西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北逕麥田山西谷

謝兆申曰宋人鈔本有此二字今本脫

○今按此十一字改經為注戴趙同

在安定西北六百四十里今按戴趙本在

河水又東北逕黑城北按黑城上諸本有于字義文

又東北高平川水注之今按此十八字改即苦水也

顧祖禹曰水味苦水出高平大隴山苦水谷按漢志

故名今多誤作若烏氏縣續志為烏枝縣晉志復為烏氏縣漢志烏

水出西北入河蓋縣以此得名是非聊爾之也而善

長無述焉及讀其渭水篇曰瓦亭川逕黑城合黑水

以入渭續志瓦亭在烏枝然則黑水即烏水也縣以

烏名城亦因以烏名即條所云河水逕黑城者

也漢志所云入河蓋由渭水入河耳○此重校本

建武八年世祖征隗囂吳漢今按趙無從高平第

一苦水谷入按高平第一黃本元無城字吳本增

之朱本從之雖本於續志然范史但

作高平第一似不必增也若漢字上脫吳字則不

可不增○今按戴依全增吳字又依吳本增城字

即是谷也

東北流逕高平縣故城東

漢武帝元鼎三年置安定郡治也王莽更名其縣

曰鋪陸西十里有獨阜阜上有故臺臺側有風伯

壇故世俗呼此阜為風堆

其水又北龍泉水注之水出縣東北七里龍泉按續

枝縣薄落谷東北流注高平川川水今按戴北出秦

有龍池山長城

城在縣北一十五里

全核水經注

卷二 河水二

長城

城在縣北一十五里

其水又北龍泉水注之水出縣東北七里龍泉

又西北流逕東西二太婁故城門趙一清曰晉太元十六年鮮卑部帥

沒奕干為乞伏乾歸所擊奔他樓城太音近而譌也

隋有他樓縣據太平寰宇記為宋之原州蕭關縣今

之平涼鎮原縣地也○梓材按今趙本無此語○今按戴改太婁為土樓

北合一水水有五源咸出隴山西東水發源縣西南二十六里湫淵

續志湫淵方四十里淳不流冬夏不增減前漢祀之於朝那

淵在四山中湫水北流西北出長城北與次水會水出縣西南四十里長

城西山中北流逕魏行宮故殿東又北次水注之水

今按戴無此字出縣西南四十里山中北流逕行宮故殿西

又北合次水水出縣西南四十八里東北流又與次

水合水出縣西南六十里鹹陽山東北流謝兆申曰

鹹宋本作

酸○今按戴趙徑改酸左會右水總為一川東逕西太婁城北

東注苦水今按戴改太婁城三字為一樓字趙本無城字

段頴為護羌校尉於安定高平苦水討先零斬首

八千級於是水之上

苦水又北與石門水合水有五源東水導源高平縣

西八十里西北流次水注之水出縣西百二十里如

州泉東北流右入東水亂流左會三川參差相得東

北同為一川混濤歷峽峽即隴山之北垂也謂之石

門口水曰石門水

在縣西北八十餘里按魏地形志高平縣有石門山

全核方輿注 卷二 河水二

石門之水又東北注高平川水又北自延水注之
水今按趙無此字西出自延谿東流歷峽謂之自延口

在縣西北一無此字今按戴百里

又東北逕延城南東入高平川水又北逕廉城東

按地理志北地有廉城縣關駟言在富平北自昔

匈奴侵漢新秦之士率為狄場故城舊壁盡從胡

目孫潛曰胡諸本皆誤作地理淪移不可復識當

是世人誤證也按地志但曰廉縣○此重校本

川水又北苦水注之水發縣東北百里山流注高平

川高平今按戴趙並川今按戴趙又北逕三水縣西

肥水注之水出高平縣西北二百里牽條山西按牽

即漢志之开頭山本名笄頭山師古曰俗謂之开屯

山杜佑曰笄譌為开又譌為牽也牽屯山見北史賀

拔岳爾朱東北流與若勃谿水合今按此二字有二

源總歸一瀆東北流入肥水又東北流遶泉水注

焉泉流所發導於若勃谿東東北流入肥水又東

北出峽注於高平川水東有山山東有三水縣故城

本屬國都尉治王莽之廣延亭也西南去安定郡

三百四十里議郎張奐何焯曰議諸本多誤作為

安定屬國都尉治此羌有獻金馬者奐召主簿張

祁入於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

金如粟不以入懷盡還不受威化大行

縣東有溫泉溫泉東有鹽池故地理志曰縣有鹽官

今於城之東北有故城城北有三泉疑即縣之鹽官

也按續志安定陰槃縣有溫水今考前志安定鹵縣

也鹵縣蓋亦以近鹽官高平川水又北入于河

得名至後漢為陰槃梓材案重校本抹去泃字而

申曰泃字據宋本補泃字非也。今按戴趙均無泃字

河水又東北逕昫卷縣故城西地理志曰河水別出

為河溝東至富平北入河河水於此有上河之名也

水經注第二終

後學王梓材錄董沛重校

